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曾
752
9



辰辰稱聖矣行父之相魯也作武公之宮配伯禽而不遷以擬周文武之廟其以是似臧辰矣習子聖辰者以忠行父行父忠矣雖有倍典禮以事君者不能與之爭是非也是其所以成流俗之是非其所非以成流俗之非其始也臧季之私人居尊而才給以骨動於浮言而一國習之天下漸之施及後世而成乎邪說班固之言曰頌述功德忠臣效也固習之以作典引柳宗元習之以撰自符丁謂王欽若漸之以矯作天書蔡京秦檜漸之以妄修禮樂大姦巨慝引其君背以忠孝而戕敗其宗社者率此道也姦為忠詭為聖長非移易以相化所繇來者久矣春秋書躋僖公立武宮有特詞焉惡鄉原誅臧辰討行父見諸行深切著明而後魯人稱聖頌忠之邪不昌於後世故千載之下人知班固宗元之邪而謂欽若京檜之姦識者辨之於早聖教不明鄉原之是非不折其不以之數姦者為周公鮮矣

將欲亂人之國必先亂之亂之者導以之亂亂始于上而後可得而亂也故前有讓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佞人在焉耳佞而導人以亂乃以克成其亂心臧辰之竊位也暮年而情益僭于是乎而始竊魯行父之竊國也遂東門敗齊師而意始昌于是乎而遂將有魯顧有以先之矣辰之將竊南門以作姜嫄以祠魯頌以登行父之將竊文世室武世室並立不祧而以擬周惟其君之禮樂一視天子乃以使之權祿一視諸侯而僖成兩君從其導以自首於亂其愚亦可閔矣魯侯之竊竊其似者也竊其似而終不得以有天子之寔猶童子之以楮為兒而南面於塾耳辰行父之竊諸侯竊其似也遂竊其寔矣辰以是名于國而世執其政行父乃以要利于君而中分其國魯君以賢賢使然歌天子之詩臨天子之門修天子之祀而貧弱曾不逮其陪臣寄命其手逐之置之惟命而莫違矣上以狂擬諸天子而下以自喪其諸侯故夫之二君者其愚為不可殫也有賊在側而不知且曰戴我以尊者忠臣效也君欲之國人艷之孰與知其姦哉春秋書作南門立武宮歸惡於二君從其導者為之首大愚之弗瘳君子之所不聞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其召擊也惟其求益也其修而擊也是以不能交相益也故夫無恒者不可與交以莫其益而心勿恒者樂交無恒以莫其益者固宜為凶之府入春秋百五十年吳無干于中國晉景之季年吳始伐鄭晉召之也晉召吳以擊楚吳未加楚而先及于郊吳通于晉以圖楚兵未及楚而先加郊駭險以為性生之以為

情曰受言而夕相圖靈夷之勿恒久矣無恒而求其益是求擊也晉之未伸於一楚而又屈于一楚以為中國病或擊之不欺而得擊也惟然故亦知蠻夷者可以乘俄頃之勝而不能宅強盛于百年勿恒之凶亦行自凶矣王者益天下而不擊伯者益之不可而後擊之強國者授之以益而擊繼焉蠻夷者無為人益而徒擊者也擊之莫測其端故天下乍震其威擊之惟其所便故天下無相以免求益而莫益之久與之習而望之情絕求益則反擊之弗與之為緣而毒亦不我施矣不望其益而弗與為緣則不我能擊故其興也下如燎原而其亡也瓦解一旦而莫之或極先乎入州來而伐鄭故南會于黃池而越已入其都晉恃吳而屈吳無信而早亡不救作易者先知之矣

書曰罰弗及嗣及者相累及也故惡有大小子孫族姓有與不與惡大而與者非累及之罰所正矣趙盾躬弑其君其子孫族姓皆禍之能乎弑以舉族而責于晉惡大而與者在禮臣弑其君在官無赦今法謀反大逆期功同居皆斬盾逃其刑同括服辟春秋書曰殺其大夫何也非夫罰之可弗及嗣而弗及也非夫嗣之可弗及罰而弗及也魯討東門鄭討子家氏晉討趙盾皆其所不討者也鄭襄賊所立也晉景魯成賊所立者之子也討歸生之族而戴堅討同括而戴孺討歸父而戴黑肱其以賊所立者為不可討邪抑可弗忘於所立者而討之邪賊所立者不討但乘賊之死利弱以討其族是法之張弛一因於勢之榮落而無固法也弗忘於所立者正名為賊而討之于是而季孫之竊魯書之弑明示君父之死生懸于其手姑縱而是操之矣故亂臣賊子凡民之所得誅而心乎逆者竊法以行竊名以逞則不得與凡民齒而不授之以行討書稱火之燎原猶可撲滅則此者已無及撲矣行父樂書之惡方燎者也禮遣歸父以大夫之名與同括所為不撲其地而撲其焰也使黑獺無挾以討高歡元感無詞以誅楊廣亂庶沮夫

人自為爵天子莫必其命于是而知封建之必毀矣封建者以爵相維者也爵天秩也天也者凝於人之心而生其心者也疑之而甯生之而暢故曲天之詩曰不知子之衣安且吉兮安者心所疑也吉者心所生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人之不必此而安天去之矣人之不必此而吉天弗與應之矣春秋紀魯十二公殺而命者一生而命者二其九未嘗命也以僖公之兩觀襄王且自服其服自爵其爵施王廷曾不生其弗安不吉之慚况他公之偷主

其國者乎文成命而不加榮餘公無命而不自貶天遺周而去之諸侯遺天而背之於此決矣夫天遺周而去之周必亡也諸侯遺天而背之侯度不靈而封建必亡矣商之亡也其詩曰皇矣上帝不下有赫鑿觀四方求民之莫天遺商而去之民之所莫猶在周也商不足以宰命王季文猶必聽命而後為侯伯聽命於商者聽命于天之所為命也周之亡也諸侯無所聽矣諸侯不以其心而疑天乃不生于諸侯之心民乃不莫於無命之侯大漢者必別有所萃已反者必重有所復故于是不封建之移于郡縣匪郡縣而不安匪郡縣而不吉矣天子失天諸侯不能得諸侯失天大夫固不能得夫者必有得之者命乃以疑于草澤之英雄欲貴者亦安草澤而吉之矣此大漢者之必有所以萃也天之渙其群也人自為命而不必天子之命天子不尸其命而人心之欲貴也終以不安于無命而吉之龍戰於野七日而不遠于復乃以大敵瓦解之心而聚之于欲貴者安于其一而奉之以為吉矣此反者之重有所復也天之反復其道也命不疑於天子而周必亡命不生于諸侯之心而封建必廢夏商之季未嘗有無命之侯也王迹息而後春秋作無命之侯其自桓王之世魯隱之列而始乎

吳之通晉兵未及楚先加于鄭非晉不能保吳吳固不可保也于是而晉覺矣夫鄭贏者晉方下吳鄭受兵而惡得不下晉其以何者為心而伐之晉方下吳鄭事吳而兵即如其國方通之而即與之爭晉其以何者為謀而伐之士燮晉之良也刃于贏鄭不戒于挑吳勞諸侯之師取必于魯若將甯失魯而勿縱鄭胡為也者于是而知晉之非為鄭爭也吳不可保而晉覺矣齊之南鄙魯之東郊去吳率近而鄭爭焉鄭猶戶也鄭事吳吳且介于鄭以北規則齊不保胸魯不保沂費邾不保嶧晉為東諸侯慮此也乃糾三國以兵郊張威震吳而塞其北逕故通吳以還幾百年而汶泗之北無吳寇非夫夫差之橫齊景之傾魯哀之自啟其鍵文陵城下之師弗能舉也覺之早震之先士燮之決于爭鄭百年之利矣魯賂燮以緩師非斬鄭也畏吳焉耳矣吳一兵郊而魯即惴吳以逆晉令猶莫之治其可得乎雖然晉之為此已勞矣方通之旋震之自以謂闔閭之上而不知其毀隄以塞隧也用非其所用保于其所不可保夫乃爭于其所本無有爭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言乎其所以非其所爭也夫亦自已矣

古者夫婦視朋友朋友以道夫婦以義以道者合以道同離以道異以義者合義在爾離義在彼受命于道義有不輕離而無更合夫子之喪朋友曰生不于我館死不于我殯生死之際道義之所由詳也杞伯姬之出三年而後卒義已絕矣杞伯逆其喪以歸受而為喪主者墮義授之而使為喪主者不仁也受而為之喪主祀之屈于魯也屈以其勢是弗克自強而奪其義也藉曰為義屈焉則義可為之主而胡出邪說之論于夷久矣授之使為喪主魯屈也也以勢屈之是崇勢而墮人之義也藉曰以義屈之則義不可屈而胡受其歸邪雖然魯之為此以屈杞者豈伯姬也何以言其不仁也喪也者如喪也者弗忍其去而賊之也葬也者藏也藏之也者安之也故夫子之喪友曰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其所安者而弗忍去之矣婦之出者生不為其故夫之親養死不為其故夫之黨服女之出而歸者喪父以斬衰喪母喪昆弟以齊衰猶未嫁也不為其故夫之黨服則故夫之黨不報以服服所不報而使之喪是委其女于塗之人而道殣之也為其父母昆弟之服如未嫁之禮而授之非所主者是猶捐其為父母昆弟而弗之喪也夫魯之屈杞以自伸也屈死者于道殣以伸一旦之威是借化者之術路逞其爪牙捋吮之雄祀蓋夷也而魯禽矣魯秉禮而禽則君子何望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與

離義以言勢不知義者也其于勢也抑猶乘回颯而欲濟也春秋之季列國之政在大夫邦交之離合亦惟大夫之意是從然則欲取人之邦交者甯君是犯而勿傷其執政與而固然不陳誑齊濤塗執鄭貳齊申侯死衛于晉孔達殺魯親吳楚意如囚國不怨民不怨終聽命焉宋襄執滕子終以是而失諸侯晉文黜衛侯再世而不能得衛晉景囚鄭伯鄭益堅南向而絕心於晉大夫激國人怨汲求合而捷得離然則屏君之勢尤重於權臣夫豈不即義以為執哉故善抗勢者必有所避也抗其輕則重者制矣抗其重者固不從也是君子不為已甚已甚者義之所忌也義之所忌成乎勢之所必競雖強有力無固獲焉所制在輕以搖其重重者搖矣搖而圖安弗恤于屈所制在重重者失重已失其重不更屈矣將欲求伸激而改圖如支石之墜而不顧其所成則必左右傾也是故鄭不顧而為伐許之師晉乃弗獲已而強歸鄭伯于是鄭以知晉力之已盡晉義之已折死攤楚而不為晉用晉其能更執其君以伐之與自是以後晉日爭鄭而鄭不與非介宋以求合晉于楚鄭固不北向而廷也豈是言之大夫勢重義固輕已君雖執輕義固重已義所固重犯義以激乎勢之重則趨於一往而不可復均之為君賴

疆大以為盟主耳靈之辱之逮于無可如何而後謝之不忠之臣不令之民猶甘心致死而不忘况

滅入者國詞也下陽之言滅為號震也鄆之言入為魯震也鄆者魯之塞入鄆始入魯矣陳之去吾殆乎千里嬰齊自陳懸軍以入莒震東方之國奪吳晉之道旁午以墮兩都馳驟半魯塞殆入魯矣而嬰齊欲然而返蓋嬰齊之為將也善乘其所不備以乍伸其威而不能固也昔者介冑師之未返一至魯矣今固知晉之不給於東應而乘之坐臣蓋已先知之也天懸軍千里采入以逞志非秦之以偵于敵者與晉即不給于東齊魯鄭邲邀其歸以擊之嬰齊可使無返輪乃魯固不能而僅繕其中城齊邲邲之固不能而如無聞也之數國者欲免于危得乎雖然亦有所以楚兵之加莒非莒能司吳晉之交也道運焉耳楚自與吳晉爭而禍遺于東方諸侯固無決志以邀楚者抑不欲以吳故而重虧楚也吳禍之中于海岱也視楚為亟且吳苟得志于諸侯不僮楚若也他日者呼好寇索百牢駑戾之氣逆風而若鞮其糧故齊魯邲邲之戒吳也無甯折于楚而惟恐其不遂故之數國者惴惴而無固心嬰齊乃得乘之以旁午擊擊而無所忌以是知晉之用吳晉之獨志也晉禍紓而齊魯邲邲之禍急移禍于人而欲使之競其將能乎春秋書晉潰入鄆而魯城中城震魯之兩受敵于吳楚也

晉楚之合中原之大故也晉以合楚告魯衛而後為西門之盟非魯史之不得書矣中原之大故魯史承告而書求其所以前知春秋之略矣春秋所書意其得者嘉予之志其失者憂而惡之得不足當于予失不足當于憂因以無惡君子之所不屑治也晉合楚為西門之成非果合楚也權合楚以利有事于秦也 詞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諸侯備聞此言痛心疾首是以知合楚之利有事于秦矣且獨非其利有事也權合楚以間楚于秦秦將惡楚則楚亦將重惡秦秦楚交惡而不相救故踰年而勝秦又三年而勝楚晉之為謀陽得之秦陰得之楚其以間為已密矣合楚以抵秦離楚于秦以孤楚非果合楚故雖有合楚之嫌而失不足以為惡也合楚以孤楚而勝楚則雖延楚于壇坫而中國之防未毀失亦不足以為憂也然則其謀之已密可嘉予之與而亦不足嘉也亦有君子之畧有策士之略君子之略策士之所淺策士之略君子之所棄暫而不可久寔乍得而名大去之是以君子重棄之也乍得楚之一間使楚惡秦乍得楚之一言使秦惡楚楚惡秦因以勝秦秦惡楚因以勝楚兩收其勝而秦楚兩敗則既示秦楚之孤必敗而牖之合也秦省所以惡于楚惟晉之乘其間楚省所以惡于秦惟晉之飽其言晉之市于楚以孤秦而弱楚章于秦楚矣則又堅秦楚之惡晉而激之合也故秦楚乍離而卒合大舉天下以勝秦而終不得志于秦兩君蹀血僅然勝楚而失鄭毀宋兵十一起而後寔是暫而不可久君子之所棄也晉之合楚非固合也非固合者必不敢顯其非固合之名名者于合楚而楚于楚乎固可合矣楚之不可合非乍合而即有大害隨之也以合楚為忌而立之防焉耳名固合楚則晉因是而不忘宋許同之害不隨焉則宋許因是而不忘播告于魯衛再說于伐秦之諸侯則天下因是而不忘宋許同之害不隨焉則宋許因是而不忘播告于魯衛

而名大夫名去則寔隨之必尤君子之所棄也故斯盟也以謂得則固不得矣以謂失則尤有不失者存也以謂謀之密則錙銖之獲房帷之知而已矣君子之畧固弗然也合其所必合離其所必離正義于百世而不詭于一旦大取其寔而不喪其名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見其情以治之何憂于區區之楚哉其以視策士之所謂畧猶巴歛之於韶漢也弗屑錄焉矣

合秦以攻楚合楚以攻秦孰愈曰城濮之戰晉嘗合秦以攻楚矣敗敵以後秦不可得而合也秦不可得而合故狄之以不可得合而狄秦知合秦以攻楚之大愈于合楚以攻秦也秦不可固合者也晉固與之合則弱晉而乘之弱伯主乘中國秦之所為狄也乃其害也狄中於晉而未及夫齊宋魯衛鄭蔡陳許以迫周於東合楚以攻秦晉之禍紓矣禍紓于晉而害遂及于天下此得失之樞子奪之繇也秦之窺天下也晉元之晉元徹天下于秦故春秋秦而許晉之攻雖然能元之固不若其能服之也且秦之去晉也近楚之去晉也遠晉西破秦猶未有下楚之勢也威秦而楚固不震南破楚而中國之勢豈于晉則威楚而秦震矣是故合楚以攻秦故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秦以難晉故趣入于狄狄秦以晉也楚不以難晉而後為狄晉惟楚威而後得為霸故舍楚弗威則晉一秦矣舍楚弗威中國可以無晉舍秦弗攻秦即勝晉東國之諸侯猶得之攢于河山之表故其後楚削秦張中國持之待之數百年

而後幾周以并天下浸令秦削楚張天下之亡趣急矣蓋秦楚者俱以茂宗周壞封建毀文物而為志者也勢有難
易地有遠邇惡有先後故春秋之季年雖或損秦而進楚而楚之不可合也固然秦窺天下始于晉其合于晉也則
其罪釋矣楚之亂天下也不中于晉雖合于晉害固在天下其罪不可釋也楚合于晉罪不可釋則晉之令之也弱
不可療而惡不可賞矣惡不可賞而姑于西門之敵賞之惟鄭陵之功故也晉敗楚于鄭陵而秦不敢報其麻隧
之怨晉折楚於蕭魚而秦不敢亢其涇濟之師故知合楚以攻秦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

秦晉之構怨四十年矣晉不能牽天下以向秦天下亦無為晉恤魯成之十三年會于王都以西討山東之國魯焉
而晉始非晉敵天下敵矣春秋書公自京師會諸侯伐晉顯命受于王為天下之公伐也牽天下之力快晉之忿君
子不抑焉蓋秦至是非僅難晉也且秦之難晉亦非徒為晉故也楚北向而爭天下鄭敵之吳西向而爭天下晉敵
之秦東向而爭天下晉敵之楚得鄭而後及于宋魯齊衛吳得魯而後及于齊衛晉陳秦惟弗得晉而不敢出關以
爭秦之出關諸侯之禍周之憂矣秦既已有西周之地馮山而東制諸侯而思以逞者惟晉敵之爾晉為天下敵天
下之所宜助為周敵周之所宜佑也且秦之合楚也楚不能用秦而秦用楚秦之用楚甚狡也不避之名楚犯之中
國之怨楚嬰之勤師暴骨楚任之楚固不若是之愿而安為之用者晉失秦以授楚秦不吝捐利以結楚也城濮以
還楚折矣商臣得秦而後振是以有千六羊旅得秦而益張是以收陳鄭而殘蕭宋嬰齊得秦以允逞是以下魯衛
而蹂躪鄭楚恃秦之擊晉以無忌而秦非為楚制晉也秦委事于楚而敵晉也秦之悍也禍未中於天下而天下忘
之故微秦而楚不足以張微楚而秦自若也是天下陰有其巨患晉孤任之而天下不恤天下之味也乃晉之捍楚
也有名其捍秦也不知收秦而又負不直之咎於秦晉以是不能得之于天下四十年而後得之也晉得天下以敵
秦秦乃懼于天下之威而不敢顯為周惠故先乎會伐秦之日使問赴告勞于中國後此者天下乃始絕秦忌秦
閉秦于關以不相及者終春秋之世而天下亦以小安故夫晉為周敵而周聽之周得矣非夫惠王通楚難濟之惠
也晉為天下敵而天下應之天下得矣非夫魯伐萊鄭侵蔡之憂也故秦者晉之所宜合天下以有事者也上者收
秦以為天下用而秦以緩其次晉天下以絕秦而秦以戰惟不孤用其忿而與天下共焉則其事公矣春秋張諸侯
之伐而臨之以周公之也

吳楚秦皆春秋之狄所猶有等也諸侯之不安于侯于是有伯成乎伯者王之所自衰君子賤之近乎伯者王之
所未亡則君子猶不絕之蓋伯者王之委非王之敵也伯之始與類亦破王法兼并以自強然速其強而足以伯矣
兼并之事於是而止故齊兼紀彭滅譚遂逮乎召陵之師成伯而止晉滅虞虢開南陽逮乎踐土之會成伯而止非
其後之不足于狡以啟疆也斬乎得伯止矣秦之始攘西周之地吞梁芮并西戎穆以伯矣而狡以啟疆曾未止也
窺滑鄭向三川冀駕晉以陪周室是雖得伯而不為之止伯而不止則狄矣故穀之戰北徵之師春秋奪其伯而狄
之楚之啟也在齊桓之前首僭王號食申息爭蔡鄭意存代周而不斬乎伯故春秋之始見即使從狄不斬乎伯固
狄也逮乎畢放有江六并群舒有陳下鄭以向宋猶不斬太伯也縣陳不有平宋而歸而楚之并中國也為之竟止
猶知止焉則固近乎伯矣不足于伯而免之于狄以其有所止者之近乎伯也惟夫吳質然以起質然以來不知有
伯固不託焉始無斬也可爭則爭焉耳矣終無止也可犯則犯焉耳矣不伯知固不斬伯不斬伯則不近乎伯而究
無所止其敗也質然以敗也藉其成也將質然而無憚以不逞也夫質然者無固惡然而君子早絕之而弗宥非已
甚也劉淵石勒阿骨打鉄木真之初起豈其蘊為條理若然以斬之若然以得之哉燎原之火不謀所熱無與止之
而不止乃以帝天下食萬民而有餘矣故質然者尤甚于其有固惡也春秋之于秦也弗絕于其始以其有所斬也
於楚也弗絕于其終以其有所止也于吳也以號始以號終起于鍾離卒于黃池與于會盟而不得與中國齒唯其
質然無所斬而不知止也故知君子之惡夫質然者尤甚于其有固惡也

甯之有內憂不幸而變之言中爾豈外不甯而後內果無憂乎趙盾之世三方交警言而夷其以弒又何說也晉之內以憂厲公之不忘情于樂卻而書與偃側目其君也效其有憂之在彼而暴其憂之說于此變亦既明曙乎其所自生特匿其情以避而駕其說于不測爾故忠佞敵也變惟不忠斯以善佞迨他日之效于彼而人且神之君子之惡佞惟惡其首不測而尾疑神也湯歸于克桀而仲虺詰武王通于靈而召公訓亦惟是修德令終之戒未聞置寇于垣而以警室人之罵者也變誠有內憂之戚以憂晉變胡不以死爭三卻之殺于前寧胡不以義折書偃之弒于後置君父之大憂舍汚以自免乃如非有憂者姑為若知若不知之辭以街前知之哲嗚呼變之心路人知之矣路人之知之而傳春秋者弗察而師之甚哉遠佞之難也且夫所惡于佞者非僅其不救于敗也搖人心亂國是長寇讎啟敗亡言于未兆而禍必因也惟其危效而疑神人神之矣神之將師保之抑將奉行之而禍以發變一市其陽此陰彼之邪說取效三年之內故後之君懲厲公之弒後之臣鑒三卻之死弗內反其取殺召弒之各有歸一歸其咎於敗楚知營以疲其師而不敢戰趙武以讓之敵而不敢爭叔向女齊以天方授楚而坐視陳蔡之滅伯統絕天下裂秦楚之跡日遷于中國晉之強宗乃以瓜分公室保河山而自固周因以亡山東諸國因之以盡前乎此者不任其咎一自士燮之言始也然則鄆陵之戰殆伯事之終與而悼平兩世得以延中國之微緒寔此一戰之功也藉從士燮之言斂師而退三卻亦無以免先孤之誅厲公亦無以禦夷秦之弒使使楚舉鄭吞宋而滄食天下又胡外患之非內憂哉春秋大鄆陵之戰目楚子之敗其異于士燮之邪說昭矣傳者舍經而從之佞人惑君子於千歲之後吾不知何所稅也

叔牙逆而書卒君討也內有逆者討之諱以全恩也公子偃未成乎逆而書刺非君討也大夫之相殺不足以為之諱目言之曰刺以君國法章偃之亦有罪焉爾公子偃其何知焉介於亂而不能避怙君母以立異于強宗夫惡知季孫行父之得刺公子以搖君哉行父之執叔執季也偃如之奔季遂叔也若邱之舍晉聽叔也卻擊之監晉聽季也大夫自相攻晉為大夫討魯之君無事焉惴乎立其上晚叔季之運替以復于晉而已矣乃復歸罪于甸甸入井之子匿施以無上之刑何公族之易於殺也即如季氏之辭而鞠之偃如首也偃從也偃如奔而約嗣偃刺而不錄

於國季之留餘地以居三桓者矣而奚但公族之果于殺也以嬰齊之賢也猶為之言曰夫二人者朝亡之曾必夕亡夫豈蔑與行父之不可亡哉季孟之不可亡而已季孟不可亡叔亦不可亡自相攻也自相樹也所假於先公之法果行而無勦者成公之弟焉耳大夫相殺以搖君君不適主焉君子之修春秋惡足為之諱哉百川學海而至於流荀學焉而皆已至也以其至而盡海於一川也陋矣知海之非一川而謂川無所至也亦陋矣春秋義海也以義達之而各有至焉孫復曰稱國以弒舉國之眾皆可誅亦一至之義王回常秩不審而駭之陋矣夫春秋之為義海也大大故不可以一例求也以一例求是盡于一川之說也故言薛吳之弒不可以晉例其弒無其薛吳比眾亂而弒無適主也吳弒僚夷之甚者不足與治也晉弒州蒲非言薛之小弱而無權臣吳之夷而等子化外亦既有適主而罪必坐然無所坐而稱國者知罪之加于舉國惟孫復之說至于春秋之一義矣且夫舉國之云云非下逮乎編氓也聞國政者當之也蓋舉書首偃士曰韓厥無一而可從末減也首弒者書而非書能獨任之矣偃之必得書猶書之必得偃也故書偃不可以偏釋也韓厥之詞一鄭歸生之詞也若牛其君而欲避其名名沮之而寔勸之懷其心而嫁其名是書偃而厥狡厥愈不可釋也士曰之詞一韓厥之詞也句嫁之厥而厥不受厥師句狡也厥句同情而句藏之益深句固不可釋也然將以釋宋坐歸生之例舉而坐之句厥則抑不可宋無可弒之權以聽之歸生而書偃可無聽也乃竟釋書偃而坐之句厥則書偃之姦離而君子為可罔矣且夫歸生之弒宋脅之歸生欲已而不能書偃之弒召句厥句厥欲不與而能已立乎鋒刃之間高卧以從容于事外其力勁矣立于事外而禍不及其望重矣厲弒周立厥執政句繼之變苟不相忌而相報其情同矣力競而不以免君子死望重而不為止其惡情同而巧避其名句厥之惡與書偃等之四人者無一而可減矣無可減者無首從之別也故孫復曰舉國之眾皆可誅盡乎執政之謂也何疑乎三晉之半天下等諸商鞅之赤渭水也乎復之說為晉言也至乎聖人之旨矣至者一至者也一至者不期乎眾至引而概夫薛言句吳之弒則以一川為海矣以概夫薛言句吳之不可通遂并廢其義于晉是謂川之終不至于海也精義以各求其至無為爾矣以梗概求義者執一以齊之一則泥泥而不通強為通之則入于亂故欲執一例者未有不終于亂義者也不知稱

國以弑薛昔吳晉之有異抑弗獲已而為之說曰厲公無道樂書不得坐視固將易位而程滑遽弑焉故沒書之名以賞書夫厲公之召弑亦除惡之亟爾曹髦之事不成而司馬懿篡厲公之誅未竟而三晉終分天也豈必如司馬德文欣然以宗社奉賊臣而後為有道哉夫厲公之不若諸犯平國齊光蔡固之鳥獸行審也抑不若齊商人之躬為大逆審也彼諸君者或弑之而無上之刑必正則無道者固不足以藉賊之口乃厲公以奉周治秦中夏攘荆楚之大勳曾不足以保首領於其臣而弑之者無罪也不亦慘與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非其臣之謂也故曰得乎天子為諸侯變置者惟天子獨耳以天子之權授諸大夫廢置之不得則無已而弑之弑之而不足以為罪覆加大有為之君以無道之名率天下以禍義者非此言其孰邪故知書偃句厥之四賊者情均逆辜均重刑均辟殺均無赦主名不可偏坐而舉國之刑伸焉孫復之以定晉案得聖人之旨矣惡有差等則法有獨伸罪無同異則刑無偏置獨伸之而非有縱眾被之而非有酷義精而宏詞同而意異故曰春秋者義海也

徵惡之法已敗者戒未敗者誅已敗者天既治也未敗者天所未治也天所未治為之行誅故曰黃天君而見弑固有不善之積也見弑于臣天之治之足矣顯其所已然而人知戒無容更加誅也臣弑其君而逸于討天治之所窮也于是舍其君召弑之罪而專治弑者不得分惡于君以從減也臣之弑君雖即于討乃以臣之死償君之弑而不相抵亦天治之窮也雖受討而惡名猶不可辭而後天討獲不伸也故齊諸犯宋與夷之暴齊光陳平國蔡固之淫衛剽之篡齊商人之逆至于見弑不施貶詞而况外樹大勳內誅權逆若晉厲公之固非無道者乎故未弑則責君以道道先治自也已弑則畧君子法法審其重也方治臣之弑君而復治君之見弑則是以平恕處亂賊而以申商治君父法之頗不如其無法矣明著其見弑而人主固可以鑒矣略其所以弑而後賊窮于蔓辭蔓辭窮則爰書簡爰書簡則國法壹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辭窮而法壹也

春秋家說卷三上

船山說書

襄公

晉靈之世鄭宋爭而楚因鄭以偏宋晉悼之初鄭宋爭而鄭借楚以抗晉故楚勢莫如鄭晉勢莫如宋乃宣之元年晉出微師以撓鄭而宋人偕其後遂委宋之自戰而晉無事此趙盾所以喪諸侯也襄之元年晉勤師以加鄭韓厥獨行諸侯次於鄭而宋人不與楚鄭屢犯宋晉皆當之而宋人不報此韓厥所以能合天下也晉委宋于鄭則成喪於鄭恩喪於宋弱宋以自失其輔是三喪也晉專鄭于已而置宋于無事則鄭無深怨於宋而益畏晉宋益暇而可以為晉拒楚是交得也鄭畏晉之專已威不喪也鄭無深怨於宋則有加於宋而不力宋乃暇焉則宋恩晉也宋不爭鄭楚無繫以過求夫宋輔不失也是故韓厥之為是謀審乎利害之歸矣天下無非義而可以利傳曰放於義而行以其知伯者之義矣以其身而任天下之伯利亦已釋之害亦已赴之實亦已任之名亦已尸之害不分名不委夫然後可以守諸侯而任天下之隨故易始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象言利夫子言義義在而委之利亦委之矣故義者利之合也知義者知合而已矣

老子曰聖人死大盜不止激夫竊禮樂者攘臂以仍成乎大盜而已甚言之也已甚言之激於未而忘其序夫竊者固有序竊於人者亦有序是故反之以防其失也亦有序禮樂之竊與其見竊則皆自征伐始矣征伐未之有竊而遽有竊禮樂者必不受竊也童子之手搏黍莫與批之固不可得而奪矣征伐之不能竊而遽竊其禮樂必不能竊也一夫無挾遠黃其屋而冕其首狂而已矣早然而夕戮矣夫知竊者之序先于征伐受竊者之序先喪其征伐則禮樂之竊大亂之極而始防不在是也非亂之始則禮樂雖竊不任其咎况其本不聽竊者乎又况夫禮樂之行節征伐而制其度足以治夫征伐之竊者乎故弗獲已而征伐之為竊竊猶賢於其咎禮樂也雖澤之會大夫受盟漢梁之會大夫庚盟宋之會大夫尸盟大夫盟而齊遂移晉遂分魯遂專是會盟之為盜資也而非也悼公立六年而後親將以出樂韓荀三大夫專以其兵馳驅天下控夫齊宋魯衛暨小國之卿衛制諸侯之師以成乎下移兵歸之民從之功歸之天下望之權歸之君且畏之以無耦之威成尤重之望率君於相從之民上備其主而後會盟

春秋家說卷三上

之竊若行所無事而用其不容已故弗獲已咎征伐之召竊猶之可也征伐不可弭固不可動即可以勿勤之道防之也征伐勤國君倦休之以凶危誘之以尊安于是受竊者發其盜出其器恬以投盜而不驚大禮之行雖勤不倦大禮之制尊而光大禮之儀恭而安以審度而節兵利器不操而固無所喪惡容彼竊者而斤斤以之憂為善用者不用其所用善威人者不威以其所畏天下無可煩用而威無固威久矣用煩則竭威以所以畏則徐則其無足畏而威亦盡也楚之為天下患自通熊始熊通之以患天下自後周始後周而不能得志於天下楚猶有畏天下之心而無畏於周明矣齊桓召陵之師實以天下之可畏者制之而名以周之職責收之楚固不欲暴其畏天下之賢無竄收之於畏周而楚服惟夫齊桓之不殫其威而以不用者用也乃桓名用周而實未用則其用周也固未嘗以用用之也夫名者國有時而生才實楚無竄收之於畏周而遂成乎畏齊故以莊王之強自處以伯不絕於周之侯服去熊通之自大也已遠於是乎忌周之勢成楚忌周則是周可以畏楚而晉得以用之也乃周僅有其威而晉之不宜煩用也亦審矣何也周之威惟以不實用而僅有者也晉厲之伐鄭三用尹單柯陵之盟二子與欽建子悼公收鄭通吳以為難澤之盟而單於復泣是何用周之亟也夫晉之不能下楚而僅爭之鄭不足於楚之勢也爭鄭而不必得鄭同盟以謀之尤不足於鄭之勢也僅得鄭而大會以收之要盟以保之自無可必保而板吳以怙之尤大不足於楚鄭之勢也有不足之勢暴於楚暴於鄭然且煌然引重於周則晉之不能得鄭而急保鄭無以抑楚而仰之吳實已暴名已無權周之威無有餘焉者矣暴周威之無餘貽楚以無畏之愆而益失其力楚方生晉力死故竭其用者竭其力也於是而齊桓之陰陽名實起無威之用以伸威於楚者其短長盡露而道為之窮夫晉之始伯無是也戰勝楚而後為溫之會示楚不足當周之治也靈景之世晉為楚絀而猶無求於周故莊王之彊不自處於伯而不得慮始用悼踵周而周竭周竭而晉恃以伯者亦竭幸楚審之非熊通卒故也悼乃薄收之鄭而不喪諸侯以厲悼之價值通旅之敵晉傾而周亡久矣晉悼之宜喪伯也三而獎大夫不與焉用周用吳無能加楚而全力以向鄭三者皆足以亡恃無其敵焉耳春秋書悼公之事張皇紛紜喧騰疲情形具於策望而知晉之且晉傳曰史外傳心之要典其此謂乎

以德建者與善德鄰以道建者與道德鄰以謀建者與善謀者鄰故書曰臣故鄰故鄰其所鄰而有功故易曰出門交有功晉悼之不擇下而與猥末之陳鄭相鄰以謀功之誑也不亦宜乎鄭之決從楚也盟蒲以後十三年矣陳之不北向也辰陵以來二十有九年矣公子申殛楚繼於吳嬰齊死夫二國者乃驚愕失措而請盟於晉嗚呼以此謀國亡之徒也與亡之徒者鄰驚喜失據奉王臣合天下以與之謀晉之去陳鄭也能幾故往者晉得鄭則楚師必及於榮鄭受盟於雞澤楚兵不加鄭者五年側戮申殛嬰齊不保士夫貪而專國陳以之叛夫非謂楚勢之不可乘也非謂陳鄭之來而不宜受也陳鄭相鄰而附於晉晉弗以偷受之則知二國者失據而無固志閱其弱以倚焉重可憫而不可恃也閱而受之知不可恃徐收之而不為之動晉文之於衛請盟不許不恤褊心之譏而持之益堅此志焉耳奉王臣合天下以敷心腹腎腸於不可恃者之贏者相與為偷以待士夫之死而後戒何戒之晚也若夫楚之有可乘矣上難以致王命致王臣下不難以盡合山東之侯氏投閒而起大舉以向申息之北門亦矣求而不得而屈一鄭君致一陳大夫即若定天下於几席之上沾沾然兩旬之內再勤雞狗馬之血指天畫地而謀保此一日是陳鄭之以救亡而取亡者晉乃欲用之以伯是可不為之大哀邪齊桓之用江黃以成伯而即以毀伯固不如晉文之獨用齊秦也江黃無恃力而陳鄭抑無恃心亡之徒者恃我以為心未聞我之以彼為心也晉厲公再振之業衰於悼喪於平絕於昭無他不擇而已矣已未盟於雞澤戊寅及陳衰傷盟庸主具臣之偷心春秋傳之矣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通其義者非謂事大之即為畏也惟畏而後可事大以保國也故大功有所居大名有所當大事有所任大機有所秉大機任大事當大名居大功吉之所生凶之所伏凡若此者非國小人微可乘聞以攬之己其亦明矣晉之欲合吳也盟於蒲以俟而吳不應會於雞澤專使以迎吳而吳不越黃師之節介魯以通吳於晉而吳遠去其國以受盟於戚何節之無忌也節者吳之北道魯之南鄙皆之西微也節南得吳北得魯以徵功於晉節乃無節節南得吳西邊事於晉滅於晉而不亡楚而復也公穀說不足信節乃無魯無魯無魯節不復有畏之心矣會戚之明年剝喪於晉不三十年而並入於魯任天下之樞繫一時之望縶於入而居之已盛遠恬而近不恤不亡何待焉夫弗畏而以正猶莫之保江黃是也况節之通吳通非所通以肇中原之亂者故小宛

之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畏者畏其不穀也巫之如晉與叔約齒戚之會與吳人齒無所往而不目謂穀無所往而不得亡也

聖人之言與天同化天化之緼中也中者不偏不倚而藏諸用者也藏諸用無顯用矣故德行於生殺而生殺亦不以意天之所為易知而不可測也聖人贊天之生殺而天不與聖人同憂夫婦與聖人之知能而聖人不與夫婦同激聖人不憂則無以修道而立教天之道教固行不待憂也夫婦不激則不能好善而惡惡聖人之好惡已誠不待激也謂聖人以其子為節後滅人之祀而有其國與滅國等此激論也二傳以其激怒為聖人之激詞審然一往之喜怒感而為己甚之生殺夫婦與能之而豈曰游夏不能贊邪且夫豈之以子後節也節之宗祀未殄節之社稷未屋節之公族未降於編氓節之宗子可與爭而特未能爭耳與夫毀宗廟屋社稷編氓其子姓嬰城力守苟免而不得者情理之相去豈但疑似之間哉況乎節君實自亡而後莒私行焉寬節以亡國之善詞是實充之不宜得惡識也有激詞則有深文有深文則有姑縱終以逆夫婦之同情拂天地之生殺蹀以樂新者特未之察耳故我知聖人之滅節也我知趙盾許止之弑君也我知鄭髡頑楚廢之以病卒也我知蔡侯申之為盜戕也平情篤性以觀於聖人之言易知者或尚莫之測也激喜而津津激怒而倖倖激易簡以成乎險阻矣當故夫婦有聖人之知能聖人無匹夫匹婦之喜怒道之不明激者亂之也或說春秋曰錄毫毛之善惡纖介之惡非君子之言也韓非申不害之論道衛嗣君曹叡唐宣宗之靈治此而已矣小知營度天知聞聞小知者大知之賊也錄毫毛之善節師節長之課也貶纖介之惡督郵巡微之司也春秋天子之事而從乎節節微之知以此治經不如其無治矣春秋之取舍聖人之喜怒也善無當於聖人之喜齊桓存衛而有不予惡無當於聖人之怒晉文召王而有不奪故夫善不全而惡未極者當謂有各焉慎之至矣乃均此一事也此有毫毛之善而彼有邱山之惡此有纖介之惡而彼有江河之善詞難兩顯姑無已而抑大以伸小則元德隱而巨惡逸故弑君大惡也鄭髡頑之如會小善也以髡頑之不宜於得弑而逸弑君之善將有君而賢人戕人戕而弗治乎考髡頑之事晉非果有棄夷即夏之志也公子申戮嬰齊死楚柩於吳而去之若驚以勢沮焉且善固不可求弑君之惡固不可逸求之於纖介之疑似而逸邱山之顯善申韓之學

所以仍自屈也彼情於一往而屈於其繼或怵惕有餘而是非隱或惡怒不返而斟酌廢曲以為名細以為法取新於且日以疑天下之適從非聖人於賊盜者無尚此也故曰我知髡頑之自以弑卒也二傳之傳聞或者晉人欲以文致鄭罪而賜鄭子以晉人之詞為詞非天下之公言也髡頑子鄭為晉討蔡而受會於刑師則從晉非髡頑之獨心而大夫之不以弑也亦明矣

兵者毒天下者也用之而即毒不待其多殺也行於不得已焉則殺得已焉則勿用故曰不戢自焚今夫以毒攻疾者無已而攻之已疾而後可勿攻則疾已而固勿攻矣畏已殺之劫也姑弗使大飲而日咀之疾固不可奪而元氣盡豈不愚哉晉之舍楚不殺而惟鄭是求愚猶此也畏楚之毒而淺嘗之鄭以頻挑之會楚無熊通羊旅之為君穀於宛叔教之為相故亦留賢往還於鄭而相報爾乃其決三年之內四興向鄭之師且飲至而夕發動車敵馬贏兵疲將惰勞天下以寒諸侯之心而徒忘與楚一戰三軍之眾十有二國之君徇其以資晉人期期之戲邪故悼公君臣有自焚之道焉而美香不足以霸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德也伐者鬼方也非故從我之鄭也三年克矣非翔翔而堅避敵也然且曰德則晉悼荀營之免於亡豈非幸與夫爭鄭者緣制楚也無求於楚焉用鄭鄭不服者恃楚也能創楚鄭將焉往本末逆順之勢夫人而知之矣乃疲天下於四年之中僅以得歌鐘女樂之餉是嬰死之控首呼天而以易一餉也君道長臣奔命兵死於馳驅叱死於轉讓鄭之邊鄙死於侵掠者不知凡三矣而徒畏一日原野之暴骨是盜賊日舖人肝而分以餉餓失于道也仁不足以仁讓非其所讓威而益喪其威合諸侯而即以召離晉自是而兵不能復及於中原令不能復行於列國其哉悼之以小知而墮伯業也說春秋者猶從而獎之不己過與夫殺以止殺未聞留殺以止殺蕭魚之會弗獲已而後以倦歸王者之所不忍伯者之所不脣春秋豐序其興師之勤繪其贖也鄭人請成而不列於會明乎非召陵衰婁之續也雖有樂驪武而憚除患者不容叛經以為晉悼釋

合十二國之諸侯以伐鄭始以會於蕭魚終合十八國之諸侯以侵楚始以盟於皋鼬終兩書曰公至自會未畢其初事之詞也召陵之侵無救於蔡無得於楚蕭散無終而以盟會之信為未畢矣蕭魚之會鄭服也鄭服而何為未

畢邪夫晉牽帥天下之君師暴露三年未逞稅駕祇以收薄賂於鄭而僅服之其以是為可必事也與將欲畢之入其都停其君遷其國無已而滅其社稷於以收十二國三年四舉之威而亦僅報其大勞然而以此加鄭而固不得矣夫鄭者非天下大害之司也深伐之而不可淺伐之而徒勤繇其蕭散無終大會以解者觀之晉人之不揣以爭鄭自困於恩威而失霸宜矣服鄭之道德綏之上也立威於楚而鄭自來次也不能於楚則固不能於鄭矣不能於楚僅能於鄭是終無以有能於楚也不能於楚僅能於鄭者亦僅也故雖得鄭而終不敢問楚既且投諸侯於楚以戴之而長諸侯晉悼之所成概如此矣譽之者曰推至誠以服鄭也夫以至誠服人者固必牽帥天下之君師疲敝於道路者三四年而無稅駕一敵再敵姑弗獲已而收功於纖介之賄乎會而不言鄭與以伐鄭出而以會終春秋之陋蕭魚亦如其陋暴馳也說春秋者以悼公為復伯吾不信也無已其齒諸宋襄而可乎

小人之性惟君子知之與小人為類者弗相知也苟弗知之重之以疑益之以收斂之以遠還相為遠而禍亟於不己言與魯故未有卻也一旦以小犯大方俟其鄙旋重師而環其邑魯之救台台圍釋而亟破其別都禍發於一旦兩相為遠而惟恐不力是何其相攻之深和台費之旁邑也鄭台之接壤也魯城費而莒圍台魯城防而齊圍成其故一也且夫魯之亟城費與防也其非為齊設明矣季欲分魯而費城城欲要害而防城斯亦何與於齊莒而遽為齊莒憂雖然其啟疑者固有以也季與臧之欲奪國也新而居勢也不厚為之利以啗其君為之名以盡其民必將曰費城而南制莒防城而北捍齊收莒元國家之利二氏其為國吹火也之情也能知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之審於事惟知人也其知人也惟審實也宿統之不自靖而費防之築不足為齊莒難亦易見矣國無能自固則見似而疑情無能自守則方疑而收斂不慮憤於一往而不思其反故莒齊於魯兵連禍結君得國圍成自召也夫君子有弗信之人而無過疑有必爭之賢而不以故故天下方亂不與其亂內先自固可以無憂事猝驚心有以自守待之須臾之頃小人之情形盡見而我亦可以無忌夫小人之名為攻也意不在攻也名為弗攻也固將攻也幻以搖庸人之志而實不能使君子之鑒是以情窮於君子而君子不代之以受惡伯與統也一之其莒莒為之殘齊為之毀晉為之歛怨 莒齊而勤天下以召叛况魯襄之童昏受掣者乎時無君子交相為瘡粹然顛越以成乎

亂然後小人之求益難而得益甚魯遂分晉遂失伯齊困莒周費防耦國與小人為類者惡知其底止之如斯邪開大功不保其終則或起而殘之殘其身沒其功掩其成以為已績雖然亦無能居也晉悼之君臣有合諸侯勤天下之績或艷稱之求其實皆厲公之餘業爾悼之有事於天下者三服鄭也用吳也拒秦也厲無嗣陵之說楚何為失鄭而終已無麻陸之師秦何為見伐而不報無鍾離之約吳豈聽最爾鄭之命以北向而受盟悼公因之是以有求而亦得樂荀士句因之是以執政於晉而為諸侯雄夫悼公固無桓文之志書偃發句之區區亦豈慮天下而勤之邪業已推刃厲公而墮其十九之功則無以自掩而謝國人之咎故三役者皆非悼公君臣之得已也厲之業竟厲之事苟可掩厲之成勞為已績則薄收遂已而無過望於大成亦偷心之固然矣薄收之鄭而得賄旋師薄收之吳而退吳於向薄收之秦而械林遽反舍三方以無成天下之去晉也亦自此始悼無成功晉無成伯祇藉手以為權臣得晉之資嗚呼又孰知悼之資賊刃以得國者徒勤而終非固得也抑孰知樂荀士句之終以得晉而亦其疾也不祥之犯禍莫大焉竊人之功名終毀焉天之道也王之法也春秋於蕭魚不序鄭服之績於會向伐秦目士句荀偃之專行以勞天下而顯其無成姦人之姦無可掩矣悼公沒荀偃死矣自競於南秦自競西楚分諸侯於晉樂氏先亡荀范勢夷而趙武魏舒韓起代興於晉故曰天之所以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不信思不順或又起而殘之將誰尤哉

春秋之獎伯勤天下而一之也伯之未與諸侯相攻而無已王以是而益如晉民以是而益如楚民既病而偷相仇王既無以翕天下而自保也亦危故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非僅山戎狄楚也一朝之忿競其民以死之者皆山戎狄楚也伯興而天下猶一矣天下猶則若存若亡鬻鬻之聲靈固天子也民有輯固以存其生民有歸固以心無妄競也微此將焉自保乎伯之名而諸侯不禁于相攻惡用彼伯而從以替王耶故諸侯之復自相攻於是乎而伯不足獎是以春秋亟奪其伯而一以無伯之治治天下晉悼之季年迄於平公之世齊莒邾魯魯魯魯魯宋攻陳衛攻齊曹一朝之忿無所歸輯視諸齊桓未與之日為無愈矣平公之合諸侯盟不書同執大夫而稱行人非伯之詞也後乎漢梁之會七年而伐晉之師舉與衛齒焉無伯之詞也聖人之欲治天下也益難矣王者不與伯不

可用故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非聖人其孰能易之哉

惟固有德則乘於道者不能與爭德非固有而先喪其道乘於道者雖無德而爭之有餘蓋道可求也德不可求也道用天之自秩因先王之已制約亂人而俾勿甚亂者也故可乘也德非固有不足以麗乎道則恒為乘道者之所誦矣故曲直老壯壹因乎道晉為梁之會命諸曰歸侵地抑齊之疆扶魯之弱弭邾莒之亂德人之言也直於齊壯於齊齊誼不得與之爭而齊無忌晉德雖衰其子齊之東山以為德者不猶遠乎盟而其臣逃未幾而伐魯之兵五出執邾莒而知莒不順圍齊而終不能修衣屨之已事何齊之壯邪學春秋者比其事觀其所繇而得失之故顯矣齊靈之恃德悖也德悖於人而道不圯於中國也會於梁大夫盟上無諸侯齊之伐魯比年五出而君將者四齊乘道而晉乘非道不相下之勢在此矣故道者德所乘也亦無德者之猶無可乘也德者道所乘也非無道之可乘也魯惟為季孟樹邑而知莒憎晉惟為荀偃抒怒而齊靈違道無可乘魯之德言不足以令久矣故用人情者不如用天秩用已志者不如用王制君臣父子之外無德也尊親令恭之外無直也齊繇是而張乎天下者逾三十年追乎陳氏之疆而後大挫於吳魯之益弱晉之不競又矣怪焉

諸侯之盟會征伐必親者也委之大夫而權以替國以不振慮事者之所宜尤慎也乃以此為慮趙宋之君相收權於上而替其臣漸漬以弱國喪於金元而莫之振通此者極難矣夫道者一致而百慮者也盡其百慮而一致通何疑哉道之所自秩等殺有體端委有緒古今遞革而一致者固不紊矣盟會征伐所自出者天子也將而行之者諸侯也諸侯之臣大夫非猶夫天子之臣諸侯也三代之諸侯後世之將帥焉耳其大夫屬吏焉耳春秋之諸侯上擬天子而尸盟會征伐之制故以將行之權委之尸諸侯之事而替其臣使不得視諸大夫而推失趙宋之天子下尸諸侯之事而替其臣使不得視諸侯使子陪貳自卑其臣而舉國無權自天子出者諸侯之所宜躬親也自天子出者非天子之所吝而不出者也封建郡縣之殊致上下之等相仍之尊任使之道相輔之勢一而已矣知其一二則下不移上不攝各有司存天秩之不紊審矣故春秋之季無諸侯諸侯上擬天子而失其諸侯大夫之所以終成乎諸侯弱宋之制無天子天子自視諸侯而削其諸侯諸侯不建則任卑賤之陪屬以與強鄰爭宜其仆也三代之

禮郡縣之權革其文必因其實以天子統諸侯以諸侯治大夫未有無諸侯而不傾以喪古今一也同盟同欲盟也同圍同欲圍也忌齊之爭伯者魯也毒齊之屢伐者魯也以魯勤晉以晉勤天下宋衛鄭曹無怨焉滕薛杞邾狎於齊而憚其強久矣若邾若邾又比齊以于魯而試晉者也夫惡以云諸侯之同欲故欲之從其私而翕於一時者雖固欲之君子不戒其欲不戒其欲不許其欲也欲之出於理勢之必然而固將以師為安者雖弗固欲君子必成其欲以為不欲而不可得也晉之勤魯非獨為魯也天下之勤晉非獨為晉也天下可無晉翕然從之而適成晉晉可無魯牽率天以爭而適成乎諒以諒君子不許之以勤天下而天下固不效其勤令諸侯之眾無怨者狎者比者翕然同之而弗得不欲天下其何欲哉不欲夫無伯之情同也晉當靈景之世嘗失諸侯矣其失諸侯也失之於楚其失於楚也先失齊也失魯於齊而後齊抗也斷道之盟晉得魯而後能挫齊齊已挫而晉乃以暇求於鄭而折楚是故魯之擊於晉重矣齊西抗晉不得魯則晉壓其尸齊南聯楚不得魯則橫絕其聲息之往來故齊桓之伯也盟於柯而始有事於鄭定僖公以講於檀而始有事於楚楚之靜躁視齊齊之出入維魯惟然晉惡得不勤魯而天下亦惡得不為晉勤邪晉之勤魯非魯事也勤魯以爭於齊非晉事也非魯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吝非晉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漸天下自為以勤魯而以勤魯者勤之故不恤無怨不畏非敵不敢不釋其比党之邪心而共勤一伯且夫蕭魚之會晉伯之功淺矣梁梁以來晉伯之勢夷矣功淺者將無以服天下勢夷者暫一合而殆不可久也將無以服而服於其夙服殆不可久而猶暫一合焉固君子之所甚珍而欲挽之者也人心猶可用而瓦解未成伯之存亡繫之亟矣圍齊之功不終天也荀偃死趙武以偷心繼之東無事於齊西無事於秦南無事於楚舍魯不恤置邾莒不理而小國悉離四國交戰吳越入而為主斯役也介乎伯之將裂而挽之者與

人心之壞其始不堪於義而犯之其繼狎子不順而忘之其終怙於不道而覆執以為義極矣覆執以為義而奉之為典建之為名循之為毀譽之用為賞罰嗚呼與其非名其非正毀其譽譽其毀賞其必罰罰其宜賞而人無紀不禽者鮮矣故君子甚惡其怙於不道也始不堪於義弗敢名言不道之為道壞未極也君子甚惡其怙於不道則

不堪於義者宜若可矜然而君子弗矜也不堪於義則輕犯之犯之屢則必狎之狎之熟則盈一國之心腹腎腸固於是焉以匪此而不與匪此而不名故夫不堪於義者之必以伏於不道終端委一致之勢也厥貉之會蔡始從楚春秋即書曰蔡侯次于厥貉鄙之會陳蔡皆晉春秋即書曰陳侯逃歸蔡果伏從楚以為義執以為賞罰而殺公子燮陳果伏從楚以為義執以為毀譽而公子黃二慶互搯以相誇毀譽無忌於下賞罰無慚於上陳蔡之去人而即禽也震震之所不能警江漢之所不能浣矣故人心之害莫大乎不堪於義弗可以情之窮困而賞之也弗望其他日之悔而姑待也習成於偶然妄生於一念治之早而已易曰警无膚其行次且立志以循義者豈有末流之可爭哉

春秋之義不比事不足以達微言其人當罪習俗奪於勢而隱之則起特文以顯之其人未當罪習俗奪於勢而文致之則不起特文如其所文致者以暴之晉人殺樂盈鄭人殺良霄當時文致之獄辭也取討賊之詞加之盈霄君子之修春秋無此已甚之法知為當時之文致矣樂氏之亡汰也良氏之亡亦汰也復入其國而不言叛惡止於汰而無叛心其復入也固無叛事不叛而比之於國賊知春秋之無此法也盈霄不當討賊之辟君子無治焉因當時文致之辭為解加之罪者之應章矣天下無王國無君有得罪於執政大夫者罪視弑君之賊乘驢淫沈酗之紈袴滅人家而以利其私定為差書告之鄰國登諸史冊廷無異議天下無異詞此夫春秋之所深痛也痛之甚而無以顯文致者之姦故為如其詞以達其惡若夫盈霄之不可以州吁無知例也則不待起特文而自明矣里克寤喜親弑者也弑而得以大夫稱趙弑賊也賊而不沒其世爵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樂盈良霄得罪於執政乘其汰而殺之不得以大夫稱不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奪其官絕其籍肆其尸滅其族舉國仇之盡勦其黨擬於官官之辟極矣襄公之末伯無統官無治廷野無公是非而盈霄當罪前乎此者未之有也春秋之詞隱君子之志感非達於詞外者不足與於聖人之微言惟此類焉耳

兵死為慘而凶計之也吳子過吳子光不書滅而書卒其以兵死為幸而正計之也從主人之詞不為之書滅以悼之繪其樂殺輕死之心而擊之門於巢敗於橋李之後以顯其意吳之為吳見矣長慶溺不弔者為千乘之君樂得不弔之禍以偪臣民而獎之死故春秋之貶變夷者未有如吳之甚者也魯乃以之為援晉之所以不振魯乃與之為婚魯之所以益衰彼且速與捷亡而留留者猶待之困於石據於莒蔡不愆之以捷亡者其猶幸夫

衛甯喜弑其君劉其君云者喜之君也衛殺其大夫甯喜其大夫云者衛侯衛之大夫也喜其君則弑者服其君大夫則殺非討賊也劉不可以為君者也喜不可以為大夫者也故喜之迎行正也行不殺喜亦以私勞而廢公法也然則行與喜何如而可免乎夫不正於本而免於末未有能勝者也故為喜計者殖之死知劉之非所當君則弑君之焉可也舍其家而亡其身而不知其餘正矣盡之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幹蠱者也棄劉不事從行於夷儀圖以與之俱入可矣比之象曰不齊方來得所比者也用斯兩者則喜可以不君劉而抑可以不弑矣為術計者喜之許迎已也正名寤氏之為賊弗納而自求入焉正矣詩曰無縱詭隨以警無良昔詭隨人今詭隨已無良一也說者之隨苦將浼已而不可縱也受寤氏改過之請使全劉而以公子處之可矣詩曰君子如祉亂庶盪已以祉已亂未聞其以禍也酌斯兩者喜固不得為賊而行亦可不殺矣故介於亂反於正去於禍從於福斟酌於原始始為忍待而弗遽非君子其孰能免哉喜怙其九世之卿不忍於寵祿而求以益逐君之惡則惡益劇術沮於十有二年奔竄之苦遽欲因不正以反導為人亂以假之權連其未流喜雖欲弗君劉而不得術雖欲以賊討喜而固不能矣正其本者理不可劇先過其欲欲據於中理以為名於外虎其文羊其羶將誰欺哉

惡而無以為名其惡不昌充其類至於弑父與君亦各有名也名不可以意取故民不可以苟悅事不可以猝靖禍不可以遽已遽已其禍猝靖其事苟悅其民此三者邀名之者所乘也夫天下有兵連於二百年而可以一旦弔者二百年不解之難一旦姑弔之苦於役者之不審而悅也若病吳熱者之授以水也雖益其病乍悅之矣於是而以前事靖禍已為之功而大名遽歸嗚呼孫綽王羲之之以沮晉秦檜湯恩退之以誤宋使無名綽義之何以得為名士檜恩退何以言出此而上下靡以從邪宋向戌之惡浪王逆裂伯統亂夷夏啟紛爭俾無名焉亦美至此哉夫向戌

命而固請立光是仁人孝子慟哭乃爭之日也而札文弱而不能易曰介於石不終日一失其幾欲成乎介而不得矣夫諸樊舍子以崇讓札不可以言語爭也餘祭非次自立以冀傳之札札可以言語爭者彼即有迂曲以傳季之心其能曰吾必欲立乎其位以舍光哉如其執而不我聽也札逃而去之得矣札逃而餘祭無可傳無可傳而餘祭固無辭以自立餘避位以立光光立而札返焉順也光終不立餘祭且傳之夷昧終身不入吳國焉可也不失其身以事親猶承志也待之夷昧死僚篡立而札已無可為矣况僚立而札猶不去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札所能無能解矣諸樊之謀也迂餘祭夷昧之妄立也僻僚之無忌憚也狂光之思得國也固札以嫌疑之身立乎其間而札亦危矣哉其僅得為君子而幾不免於同污也乃欲以天地之德聖人之中非常之事責之乎抑又何足以當春秋之進退哉

春秋家說卷三中

昭公

船山遺書

審於聽者惟同異之辨同異之精臧否乃正善聽古人之言者知其有互形之詞焉知其有辭焉說春秋者貴王賤伯王之貴以伯之賤貴之也伯之賤以王之貴賤之也觀于伯而得王之貴因以貴王觀于王而得伯之賤因以賤伯此互形之詞也王之貴貴于伯非僅貴于伯即無伯以視無伯之亂世尤貴矣伯之賤以王賤之既無王以視無王之亂世伯亦足賤矣此辭立之詞也奚以明其然也既無王抑無伯能賢乎有伯之世而足貴邪則君子之于春秋當其有伯宜莫其無伯不斯其有也如伯之賤互古而恆賤如王之貴互古而恆貴則終不願天下之有伯矣然而春秋弗然于有伯也固有尊矣尤有予矣于無伯也非直不幸之也尤憂之而斯之新其尚也故蕭魚之會伯之終也宋之會趙武自絀其伯以讓楚統之會楚抑晉而列之諸侯晉欲救莒而不敢自尸天下固無伯矣而春秋弗忍焉以昔之伯伯晉惟恐中國之無伯也則春秋之不幸無伯而弗賤伯于無王之曰聖人之情亟矣夫聖人豈于其所賤者而爭之必有哉故曰伯之賤以王之貴賤之猶夫王之貴非徒以伯之賤貴之也王至貴也伯非至賤也君子之所尤賤者□□而主□□大夫而主天下狙詐興滅亡相并處士橫議封建大裂之天下也故三晉陳恆賤于五伯秦儀行軫賤于巨室陳涉項籍賤于處士劉淵石勒賤于匹夫當其賤思其貴當其尤賤思其所不賤君子之情也執一切之見不審于互形辭立之微言臧否亂世教不立天下無統讀君子之書而趨入于惑不審而已矣

王之既衰伯之未興人競天下惟力是求伯者亦以此而起齊之未伯先求之子紀陽譚遂晉之未伯先求之乎霍魏虞虢以此而伯亦以此忌天下之競求而懲之故伯事成滅國取邑之事為之哀止魯襄之中年晉不得志于楚魯于是乎取邾晉伯已失魯于是乎受邾莒之叛邑爭鄆滅鄆猶夫齊晉之未興莫之懲也而魯亦不忘其言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舉魯一國而他國可知已夫伯以相并而成王之靈也伯成而天下莫相并王之救也晉則已失伯矣魯亦大東之巨邦也始于靈終于救安在其不可望魯以齊晉之事哉晉之言曰狎主齊

探其意成其欲緩其北顧併其東方乃宋成之也宋為楚吉而利導其心愛可希也乃楚既合晉而宋固為弁髦矣
 楚大得諸侯而宋亦服矣楚探宋希愛恃敬之心而情盡於宋矣故恃焉而不敬希焉而不愛世子與於會而不
 敵附庸之小邦此其怪哉且非徒敬之不可恃愛之弗可希也楚得徐滕頓胡沈邲而賓淮夷是叩宋戶而奪其鍵
 也愛不足則憎仍之敬不足則慢先之微楚虔之死宋將不有其國求如昔日之兩受圍而將不得先見矣希愛
 者得憎恃敬者得慢偷安者得危天下莫賤於偷此之謂也且夫楚之重宋也惟不得於宋也其不得宋也非宋之
 固能岸也楚越陳蔡鄭許頓胡滕邲而攻宋則力窮於遠馭晉且必爭而久頓師於宋則情急於孤懸將欲北收
 宋而吳睨其東則勢危於中折夫既已合晉制吳而東諸侯之惟其命矣順其脰味以啄宋猶右臂之伸也故幸而
 吳之不易舉爾晨下吳而夕軍宋晉不能收已渙之諸侯以與爭敵宋而返席卷陳蔡鄭許以北疆河上申之會楚
 人之欲天下之勢已大視見矣其馳騁也將自宋始故慢之憎之蔑其班序以挑之於是而宋始有悔心故自是以
 後宋日遠楚而不敢親昔以恃敬昔以希愛惟恐不得也迨乎不得已履危機則雖施之以愛敬而不敢受夫至於
 愛不敢希敬不可恃大爽其初心而後悔留賢者之恃人以自喪也不亦哀乎是故君子以自不敢慢而敬人非敬
 人以恃其敬也自不忍薄以愛人非愛人而希其愛也不恃敬天下不敢慢不希愛天下莫能憎忘天下之愛敬而
 天下歸之事不相待而道成焉取之已而已矣乃君子之為爾者將矯持天下以逆操其情乎而抑非也自敬者非
 其亢之謂敬其天而已自愛者非其吝之謂愛其道而已天以臨天下弱不始彊不吐也道以撫天下來不暱去不
 驚也天之所秩因尊以尊之而已不卑天之所敘因親以親之而已不孤君子之所尊親者以其類君子之類無小
 人天尊之矣□□□□□天親之矣類斯同斯順斯辨則拒非其類而不嫌於異異斯攻攻斯服故君
 子希道以恃天而天下服惡知天下之愛憎與其敬慢哉小人之附於道也不然以道見重不見道而惟見重見其
 重不復見道知以人不知以己見其重因而任之知以人權去於己而人司之名喪於前實毀於後毀焉而後悔困
 之動悔有悔也宋之不終戴楚而存也毀焉而弗悔且聽命於人以自傾蒙之見金夫不有躬也陳蔡頓胡沈許之
 終於亡也貞淫之幾存亡之致豈不辨與故曰天之示人顯道惟彰君子不謀吉而吉無不利無已抑凶而不咎天
 祐之矣

申之會不殊淮夷傳曰在會之諸侯□□然則齊魯衛曹邦皆免於□□會於號弗會於申以為猶賢矣齊委賊
 於楚而假之討魯固且亟觀於楚而衛曹邦皆可已其得免者弗獲已而猶知避乎大惡剝三之所以无咎也陳
 蔡許之役於楚舊矣頓胡沈邲而不足以國滕小邦從宋者也然則申之會春秋所亟擯者宋鄭馬耳乃宋鄭之合
 楚也於是而甚其離楚也亦於是而始兩伐吳而不與從會乎厥懋而不疑復之曰不遠復元祗悔為復之初不猶
 賢於剝之三邪而又何□□夫知人之慧與德人之知有近似者矣知人之既知亦反而合諸正也反合乎正始乎
 德矣乃知人之反以擇利而反正固利而利乎正也德人之覺不安于不正而正以為道道必利而非以道利也道
 利之分人禽之間盡之矣宋鄭之舍楚利馬耳矣已不從於伐吳而亟受盟於厥厥利馬耳矣其利也適值乎道
 斯利也乃其道也惟利斯道非以道也非道之悔數悔而不定者也楚虔伐伐吳之謀失陳蔡許頓胡沈邲宗楚而
 亡將及之宋鄭南向之初心弗獲已而小革迨夫伐吳之果不足以逞蔡陳之相續以亡楚虔之不保其終乃以目
 矜其早覺而離之決浸令楚遂分吳虔無內叛從容挾陳蔡以求之宋鄭子產向成之區區將匪過是悔而悔其悔
 斯何足以當復初之盛德哉無當於復而亟從於剝固不若齊魯衛曹邦之猶有憚也鄙哉恃知而知者之徒為
 點也從淫而害有幾則悔其淫從貞而利不違抑悔其貞長年以覺長年以迷長年以悔誰與原而赦之
 賞有所裁罰有所止如其適上者而輕之未有不逮者矣如其適上者而重之層累而有不勝者矣賞極于侯罰極
 于死莫能增則亦莫之增也周公相武王以有天下成王幼公矜商定周禮致太平相武開周之功視太公而均賞
 矣矜商定禮公勳有加焉其封也儉於百里而與齊均賞之所裁適上而無以加也加之以禮樂而子曰周公其哀
 矣莫之裁而適上上之極也重者服輕者置從重以上也均乎上刑而使即乎一勿兩罪而一刑君子不驢怒
 也均乎上刑而即其一何舍乎何即乎罪有公私因其人因其事歸所重而已矣楊氏之徒非必能孝而但責之曰
 無君墨氏之徒非必能而但責之曰無父治天下之教不暇治其私也楚僭王而變夷中國之大惡也弑君之賊諸

王船山經史論 春秋家說卷三

侯戴之亦大惡也從乎僭王之與弒君弒私罪也僭公罪也私罪視公罪而尤嚴則以私罪服刑一國之案也從乎
從僭之與戴賊戴賊者有畏而陷私罪也從僭者無忌而逆公罪也舍其私罪而治其公罪天下之案也故使楚
而弒君之賊與討其罪而勿之從楚臣子之責也楚之臣子不能討而始以望之諸侯諸侯不討而戴之罪列於楚
臣子之下而未滅矣若楚僭王以變□□為之臣子者固弗能治且相仍而戴之亦情也使之主盟以令中國諸侯
之專辟也舍諸侯之專辟而使即乎未滅之刑以增重焉然則楚度不弒而可戴之為盟主申守之會不殊淮夷以
□□治其從僭而非治其戴賊審矣從僭之罪戾以加也斤之□□止刑極於死之說也從僭已適乎上而抑
又加之以戴賊猶之乎其弗加也從僭者□加之戴賊而猶然□怒黷於己而無能為庸詎於勢何如其折於理邪
顧置其從僭而治其戴賊欲增之乃成乎滅之猶夫加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祇以辱公黷喜無勸黷怒無懲君子
弗錄已天威天福天險也天險不可升升者墜矣故刑極於元罰極於□天下之公罪□於僭王而□度即弒諸
侯不更坐焉況乎楚僭者固未嘗弒君者也春秋正楚子康之卒於前罰戴楚之諸侯於後大義各設炳如日星徇
傳之深文屈聖人而大法刑黷法亂惡足以治天下哉

史克之頌溢頌者也顧其詩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疆域止侯度猶存焉莊僖之盛魯無人地也襄昭之衰併郭
與鄆受漆閭邱鄆水於邦受鄆鄆防茲年婁於官季子曰魯方有里者五皆非其力取之時敵而坐收之也惡莫
大於滅人之國而或必有討罪之詞其猶可以居之矣惟夫謀之也不以知奪之也不以力受之也不必有名於是
而諸侯之為盜無忌也無知者謀之而亦獲無勇奪之而亦保不必有名瓦解以授之人而不敢爭於是而小國
之不自立也亦甚矣小諸侯無以立大諸侯不忌於盜光大之諸侯愈以多得而無厭無度者無侯封建之不毀何
待焉春秋書三叛人其詞直其刑嚴瓦解之勢即文而顯舉魯以該天下而天下可知已

會申之役楚長諸侯以伐吳伯詞也號舉淮夷而不殊猶未純乎伯詞也明年楚再帥諸侯以伐吳徐越稱人以進
執進之楚進之楚純乎伯矣春秋之為之伯詞諸侯之伯之也非諸侯之能伯楚晉授之伯也晉授伯於楚而後楚
得肆志於吳晉授吳於楚而後楚得成乎其伯成乎其伯而後諸侯弗得不伯伯詞成矣故中國之授夷狄君子之
授小人授之利弗可授之權授之權弗可授之義義以立權權以收利利不損名權不損道雖君子弗能奪之况細
人之從從者乎吳之于中國也毀衣冠冠珠言語異飲食別好尚義之所必懲者也故楚伐之而義授以義而欲損其
權授以權而欲分其利必不得矣晉不得爭諸侯不得拒春秋不得奪斬乎楚之但以伯也春秋之為之伯詞猶若
有幸焉而聖人之心迫矣

奚以知貶毫毛之惡揚纖芥之善非春秋之通言邪貶毫毛之惡為無惡者言也既可無惡而猶有毫毛之惡君子
之所惜故貶揚纖芥之善為無善者言也不望其善而猶有纖芥之美君子之所矜故揚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陳
貶毫毛也蔡子殺陳夏徵舒揚纖芥也若夫大善大惡之司為天下之所盛衰猶且取凶人之纖芥而揚之擣君子
之毫毛而貶之捐薄以行喜怒非君子之所庸心而規以求春秋之旨難矣晉與楚有分天下之心故授吳於漢授
諸侯以從楚而攻吳楚東向淮海而晉乃以北啓中山南北裂天下之故大也伯之所自毀王之所自亡中國之禍
所不可有年定者也春秋於此窮趙武屈建之情遠衰周不返之勢進徐越伯楚而狄晉其義大矣遂虎者矢鼠弔
死者勿問破孟猶且取毫毛纖芥以窺君子之喜怒胡屑屑即吳之助慶封也且不如楚之助魚石也助魚石無
尤貶之詞知不以慶封故而尤貶吳矣楚慶之殺慶封不知其殺蔡般也殺蔡般無矜美之詞知不以討慶封而善
楚矣楚醒其甚吳之心而會有慶封之事虛揭其偏執之名以進退吳楚則是受楚欺而責吳者已細矣故知進楚
者伯楚也外吳者成楚伯也成楚伯而後成晉之狄晉亦一伯楚亦一狄晉亦一狄矣狄晉則無孟於伯
楚伯楚乃以知狄晉之繇大善大惡之司天下盛衰之際創鉅痛深君子不得已而起特文焉非細人之所知久矣
慶封之賞殛有司者之治也春秋天子之事有司也云乎哉

平者前有不平也夷儀之役解齊景公立魯與齊同與於諸侯之事者三齊兵不西魯不東戒十二年矣固無不平
而何平邪故暨齊者非但平也齊亟收魯而魯不聽晉也春秋之書平皆有天下之大故焉鄭輸平鄭始離魯於宋
而齊伯肇宋楚平楚始收宋以講晉而楚墮晉伯之謀成暨齊平齊始收魯以離東諸侯之西向而晉伯遂不可復
故魯無狐壤之辱易子之危無怨可釋而以平為文曰自此而勿以晉聞齊也故魯之結齊也雖不能保而齊晉也

繇是而卒不得合魯晉晉諸侯之會晉無遺矣故厥救之會晉欲因諸侯以謀祭而莫之聽平邱之盟以兵脅之而魯愈懼乃春秋之紀平非甚不與之詞也齊收魯以九晉魯釋晉而合齊伯事敗中國分矣春秋之事齊桓晉文將獎伯以聚天下而糾其亂敗伯以相黨而胡弗甚不與邪嗚呼昭定之際聖人欲更為諸侯謀伯而不得矣晉無伯功無伯力而更無伯之心也無伯之功中國滅於楚而不能問無伯之功睨諸侯之瓦解以去而若無知無伯之功趙武韓起魏舒之心路人知之矣志專內竊畏名義之相臨舍南圖北竊中山以自肥也□□□□而無與問則弗已而聽近者之相保諸侯瓦礫而若無知則即欲暱之而彼不受執政之心利失伯以移國則義不可為權姦之私人故為魯者婚於吳觀於楚屢宣於晉抑不知其平齊之為得矣王之不王不知其協以戴伯伯之不伯不知其離以救亡聖人與天下同憂患而乘於時違乎昭定以降而春秋之志隱矣殆乎不可為矣權衡之大用不能一概以施而用之也密子曰吾其為東周乎非聖人莫能為也聖人弗為大賢以下且無以措其手足願聞終老於布衣以此夫

謀國家者謀之以其安禍之徒也謀之以其危福之徒也日謀其安則戒匪人之比也必其故夫恃國之恒固恃子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者鮮矣此亡國敗家者之以禍發於猝內潰外偏轉於一旦抑將歸咎於天而不知其皆人也介楚圍之方得諸侯以將大會而逞其欲祭殿於是而弑其君固迨楚圍之已得諸侯將大有事於中國陳溺於是而假其弟以殺其家嫡故楚之滅陳有機滅祭有名不自其先不自其後神龜長宏叔肝國僑之以小知言天歸此始也春秋諸侯父子君臣安忍以相戕賊或討或逸而國不必亡豈獨陳祭之宗祧為必棄於天哉故曰不恃國之恒固不恃子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誠以國之固子孫之令謀國者之所深願而不可恃也君有凶德而亂卒定國有賊而或為討以靖之魯莊得之齊桓晉獻得之秦穆曹伯厲得之晉衛莊公得之陳夫固有其不傾之道矣故曰非我類者不入我倫為我倫者闕我災不入我倫者幸我災固其恆也故畜鯢者勿納鱧字雜者勿養鷄不恃其鯢與雞之工游而善匿也蔡自厥路以來陳自會鄒以後授命於楚游羿之穀中而逃之久矣國無恆固也子孫無恆賢也蔡固獸行於房闈陳溺湛淪於牀第而國已懸於楚之吻何從得端姬宗姓恤名顧義之齊秦陳晉而與

憂其不弔邪黍離之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外有犬戎之相乘而後伯服足以亡周不然宋劬之逆唐元之忍父子喋血而無或奪之何天之獨甚周邪

春秋之紀陳亂也其詞詳詳以閱陳而莫閱乎陳侯溺之卒也廢僱師溺志也屬招以立留溺命也招奉溺命成溺志然而溺終憂志以自殺嗚呼一往之夫始之以一往之志假手不可恃之姦人志已露命已移雖欲止其燎原之勢而不可得則惟有憂志以死而已矣故夫天下無可恃之姦人而尤不可恃者姦之在兄弟端姬聞者也乃君子處不令之周親豈必厚疑之而固絕之哉其猶可養也命之必正而導之順也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無棄馬無疑焉之謂也其尤姦也不可養也有弗命而命必正也故曰烝烝乂不格姦勿使得有為之謂也悲哉溺之愚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能保兄弟之不相傷者乎殺子之志已露於兄弟則兄弟習我之忍而胡弗相師以忍殺子之命直授之兄弟而不忘則兄弟且忌我之忍而胡弗先我以忍已使姦人窺我之忍則彼灼然早知我之不可終事而戒猶恬然相倚以共謀其宗社迷者日迷猜者日猜身不死國不亡其胡待焉僱師殺溺志以死留奔過受戮招乃逸罰於越故莫閱乎陳侯溺之卒其弱不可瘳其禍不可弭也

稱陳侯之弟親愛之詞也親其所固親愛其所必愛陳侯之於兄弟未有過焉而嗣子殺身志死國旋以亡何也非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弟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姦也以弟故愛之雖姦而非保姦以姦故愛之雖弟而非友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恬然不疑其忌我者乎則天下有兄弟命我以殺其子而可受命以無拒者乎必拒而不拒非姦人孰能任之招自任而陳侯推心焉故曰保姦非友弟也是故命之殺人而不應者其忠易見命之殺人而力任之者其姦易見惟庸人則不然恒忠其所姦其所忠志已不可戰命已倒持而後恚忿從之自斃速矣嗚呼不得有道之子臣而與屬焉不得輔仁之弟友而與交焉必也與之謀非常之事而不遑命之以非望之功而不居志所欲為率與同為而不應已所好而猶為發其短已所惡而猶為稱其善者乎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不相比也用其道則鬻鬻自效反其道則兄弟為姦招之恣行而無忌也陳有骨鯁之宗臣猶弗敢也陳之無人也溺之忠而姦其忠已久矣

封建秦魯晉成之齊猶有侯馬齊其免夫故六國之亡韓魏為先趙為慘齊最後亡而殺戮亦淺秦一字內滅燔

於匹夫之手為萬世笑春秋之所擯為不足治者天之所重罰故曰聖人之於天道合一者也

以道定天下之刑名實而已矣刑不從名名不從實別為之意以或出之或入之刑不中道不立自矜明斷而天下

去之也若驚故矜明斷者未有不驚天下者也楚圍實未嘗弑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實弑其

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於乾谿齊不以討賊之罪殺商人故春秋正其名曰齊弑

其君商人棄疾以討賊之罪殺比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比之稱公子為疑則商人之弑君亦

稱公子矣以先言歸而後言弑為疑則比嘗出奔非紀其歸將嫌於在晉之不得弑也正亂臣賊子之刑使速即辜

而無辭名正馬耳授弑父與君者以名使終得名而不怨實戴馬耳故曰徵諸庶民質諸鬼神而無疑實以庶民之

聞見為徵名以鬼神之怨恫為鑿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懼此焉也邪說興疑辭濫暴行有託以免巧者避之愚者

嬰之故其詩曰有免爰爰維維于羅王道之壞名實先亂詩降而風乃作春秋以名準實以刑準名實刑準名實而

免不得逸雅不徒陷春秋所以撥詩之亂而反之正也聖人沒大義隱傳者矜明強斷出賊而入良則春秋反為亂

首君子知趙盾楚比許止之實弑而鄭虢頑楚糜齊陽生之實卒雖有淫詞勿聽之矣

美之大有傳人惡之尤有罪主不立夫罪主者其非惡之尤也不足有傳人者非其美之大也雷震夷伯之廟而目

言夷伯以為其獨以當天之怒矣石碣殺州吁雖厚殺無知而概之以石碣討賊之力微雖厚乘亂而無必志不足

以當討賊之實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一與一相當取推刃弑逆之賊無倚于人而伸其獨憤者公子棄疾而已春

秋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大詞也大之乎石碣之與雖厚而棄疾傳也聖人沒大義隱淫詞以亂覆大惡掩大美

知義者之所弗取弗取之者不足取矣謂棄疾脅比以立而又忌殺之則是比弱而棄疾強比拙而棄疾狡比猶賢

而棄疾固惡也詘弱以伸強勢人之術春秋之不為勢人審矣拙者為狡者之圖而護狡者之諛以弑君之罪歸拙

者愚人之斷春秋之不為愚人審矣抑弗獲已而曰比賢而春秋責備之邪夫責之備愛之深也責之以大粹而摘

其小疵全之也取他人覆載不容之惡推與之以即汚瀦之刑人何利有君子之愛一昭小疵而即嬰無上之辟哉

嚴其所惡獎其所愛君子之情不回而天下順焉苛其所愛貸其所惡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其矣夫淫詞之以害

治拂情而賊道如此其烈也春秋傳棄疾之人以甚美其討賊之獨力二百四十二年之僅見之臣子之鵠以伸天

討大義昭無吝也

春秋之始不授伯授伯者以拒楚也授伯以拒楚楚雖善而不納遞乎長岸之戰而內楚者以拒吳也故君子之道

無適也無莫也魯意曰深乘時以盈虛行其庭不見其人雖不可與有無見者矣楚人及吳戰於長岸號吳人楚

而殊之內楚外吳之旨明矣外內者無定形以內視之而外以外視之而內猶門庭之與室也庭視室而外視諸門

而內矣楚始僭矣是於周外而有楚也故從乎周而外楚中統邊之詞也楚受貢於甯母爭晉而不敢爭周終乎伯

而忌王衣裳禮物有中國而從於會盟吳乃以斷髮文身之質廢禮尋兵而亟乘楚禍則從乎吳之外而內楚近統

遠之詞也近遠者非地與族之謂也均是人也言不可得而通服飾雖用不可得而名嗜好怨惡不可得而知斯遠

乎人矣遠乎人之必外故近乎人之必納是以弗獲已而納楚近乎道者近乎人遠乎道者遠乎人道不可得維其

人人不可得則又維其人道之近授伯則以人存道而道可屈內楚則以道存人而人可汎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

廣大其心以存人道而無適人君子之於人道至切矣

夫子歎吾猶及史之闕文而今亡文亡闕者曲以成其說也闕而曲成之則抑不必闕而亦曲成之罪人之曲辯黨

惡者之諛詞簡牘未刪或樂其新以取之而是非撓於是聖人作春秋據名實定誅賞詘曲以伸直實有者不故出

實無者不故入聖人無意因天下而不私其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赫然舉覆載不容之罪加諸人子實所本有

不得而出焉定矣傳春秋者猶曲為之說縱止於大慙而陷春秋以深文之過俗儒淫大義隱短言曰繁世教之陵

夷久矣且夫出人罪而使之輕則輕者無處矣入人罪而使之重則重者無處矣不嘗樂而使言何以處夫楚商臣

蔡般之躬無是獲者也納商臣般于不嘗樂以毀死之等而商臣般可自託于孝子之列矣且夫不嘗樂之不可言

弑猶其不可言也周衰禮廢二百四十二年以卒葬見者有餘君其子之能嘗樂者吾不知其僅見也樂之殺

人也或嘗而得或不可嘗而得以尤毒之藥攻疾雖無疾者嘗之而眩百不一也已寒而清之已暑而溫之表疾而

裏之裏疾而表之雖殺人也速要皆不可嘗而得者也故嘗樂者孝子之末文也僅以一嘗終臣子之文而子道畢僅以一不嘗未修己未之文而試名定是率天下以為偽而後其固有之良矣故曲為之說者不足以賊道則聖人何歎焉有所無無其所有司曲謹縱大惡逞末文損天懿聖人之歎歎此焉耳歐陽氏之辯得聖人之旨必伸傳而抑之胡氏之保殘專已固矣夫

葬者人子之事也君弒而賊不討以是為無子矣故不書葬有賊臣以當罪而子猶與于惡也雖然與于惡而惡亦減矣罪定于推刃之賊臣特以不葬誅其子使視天捐其親于溝壑者當不孝之罰以情議法等殺差也若夫為世子者既弒其君親大慙之刑致一而已則不復以不葬再誅其子已從乎重舍其輕也已從乎重復從乎輕是猶可求之于為子之道而大惡速故蔡景許悼之書葬不復以子處其子也臣弒君賊不討以不葬誅其子弒父賊不討以不葬誅其臣與其餘子何也葬非臣事也喪有主而弒父者為殺主亦非餘子事也身為儲君分尊勢備威行于中外恬然就宮中為逆而代之立中材以下為之臣與其餘子固不能曰莫討也君子於馬而有待不遽誅也且不葬之罰誅世子者也臣與餘子終不能討亦不于葬誅之法之所麗貴賤之差辨矣知此則蔡景許悼之葬其義也許止之為臯攬又何辨焉曲說者求之于葬不得則又求之于日無所不為許止解意者其樂為臯攬之私暱乎

諸侯之世子必名故當喪有故而亦名子般之以名卒猶子同之名也王世子不名曾子首止君在不名則君沒當喪不名審矣以是知書王猛者非以猛擊主也猶之乎鄭忽齊小白皆去疾之以國擊名也王至不可以言周則曰王猛猶云王國之猛云耳王國之猛猶之乎王札子也繫猛以王國猛可以有王國乎猛可以有王國則猶敬王之即得稱天王不名矣猛不可以有王國為猛治也故從乎王札子之例以名猛而絀之猛可以繫之王國胡為其不可以有王國邪長幼之大倫治也故從乎鄭忽齊小白皆棄疾之例以國繫猛而誅子朝猛可以繫之王國胡為其不可以有王國邪長幼之大倫天下之公議也父子之仁兄弟之恩當其事者自喻之義也景王之意廢長立少秩大倫者所不與猛所不得而奪也長幼之大倫天下之公義人子不可得而奪乎曰奚可哉故伯夷者非夫高人絕世不可編責天下人子之行而

苟弗伯夷尚得以為子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苟弗伯夷不即均乎盜跖者小德之或然也苟弗伯夷即均乎盜跖者君臣父子兄弟之閒也子朝以幼奪長乃先王則有其志矣先王之志不行猛立而朝爭則罪專朝而猛免先王之志或奉之朝有挾而猛爭則猛與朝分罪春秋書王室亂王室之人皆亂人非獨朝亂也非獨朝亂而猛先之朝乃應之是故敬王未立以前春秋不目子朝之惡而以王猛居皇極諸王室亂之下明乎亂王室者猛也父子兄弟稱兵相向曲直為輕先後為重苟先之矣雖直曲也苟欲弗先雖欲不盡責人以伯夷而不能也故君子之責人不遽求其如舜而責人之子也則必之以大舜伯夷泰伯而不為苛故曰替腹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者必至之準也朝有奪長之心而猛先之以事故猛未卒朝不遵罪朝既有爭猛之事而敬王立以靖亂故猛已卒朝惡不敢敬王討之以有名然後目尹氏立朝之惡而正敬王居尊之號敬王所奉以討朝者爭猛之無非也朝篡而成乎賊也王猛所挾以首亂者景王之過也挾父過者不孝之尤則不可以誅人之不弟也追景王之失以治子朝于他日義著于天下君道也名王猛以絀諸世子之外揜子朝之惡而未發義喻于當人之心子道也當人之義動諸心悅諸慮不可以名爭不可以天下之公論為所挾故曰義內

父之志不可奪無之而奪焉者乎曰權衡者非適有也物無適權衡而乃以用夫權衡故心即為權衡而非有權衡焉聽心之用也彼心之所輕重若將為之權衡矣而我適從之是吾無義也或適違之則父子兄弟之際不得以有義矣審彼輕重之所向者吾心之用也故禮莫大于別嫌仁大莫于全愛無嫌而愛可全君子之以精義也是故景王之志立子朝王猛奪之而為亂首句之爭朝猶猛也猛以奪父之志受誅而句無嫌審此者可以全愛矣景王之志欲立朝也猛長于句誅于長而朝不得立者惟猛當景王之存猛固存句固無壓朝不立之勢則景王之所甚惡而忌焉者猛之立非句之立也子朝不當立而景王之邪志猶之可奪矣猛為景王子景王惡其立而忌之父之惡子可行于子不可以邪志言也猛見惡忌于君父而欲挾己之是奪父之志犯其所甚忌居厚實子已以彰先君之過猛乃以受大惡而不可辭敬王之立非先君之所忌矣先君無惡其立之心則矯先君之邪志以挽而之善

敬王可以無大恫于鬼而伸大義以靖社稷愛未損也使敬王讓寡兄之亂人迎先君之邪志與于邪者也先君無忌我之心疑焉而不敢立成先君之惡者也故伯夷逃叔齊不可立而中子可立子朝篡王猛不可討而敬王可討孤竹君無忌于中子景王不豫惡夫敬王無忌無惡不得以億君父之或忌或惡而自疏所以曲全乎變也景王緣朝而忌猛弗獲已而竄立句於此而自信以不疑非奪父志也其庶幾乎幹蠱者與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大義以無嫌而定全父子之仁也

傳曰春秋因魯史之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允矣夫不能益則傳聞所聞所見辭無可異而或益也夫子作春秋定大法無所避就而有所避就者不以其知之夙而侵史官之職也故傳聞所聞之不益非懼其不確也所見確矣而不益史有其司聖人不可意侵之也不以意行故曰無意不以我侵人故曰無我善言聖人者即于此而得之矣故王室之亂自言其亂猛朝敬王之備記其始末皆魯史之舊也公孫於齊遷之晉其次其居其在紀之已詳亦魯史之舊也昔者王子類之亂志齊之伐衛而盡隱子類之實叔帶之亂志天王之居鄭而不著復入之事或曰類之亂齊平之帶之亂魯平之魯未有事而史不詳乃猛朝之亂魯亦未有事昭公出意如不自保夫豈暇為王室憂而舊史猶詳之春秋不損何也當時晉不能伯無能奉敬王以靖亂而天下之心戚矣昭公出季氏不敢立君日錮公於外而以逆公為名國人未忍忘也國人未忘而公卒不返魯國之人心戚矣昭公出季氏不敢立君日錮公伯罪在彊臣過在昏主崇信忠義在齊晉之執政史臣無所取裁乃孤伸其意以立文聖人之於春秋也下失道則挽權于上上失道則失表於下魯之史臣內戚其君上戚天子志之弗讓言之不忍略聖人以是為不可損也即人心立大法專用民志以存天彝以為有變例而特書敬王通元經之妄作誣矣哉

事之未敗則人競其說事之已敗則敗者徒咎夫人之欲避咎則無如其避事之得矣避之於事先便以歸咎於任者嗚呼何進景延廣之以其身為咎府而田豐字綱之挾取以為名復誰與之濁灑哉事未敗而兩說疑否而彼可此者未嘗有固可否也人之所可從而否之其否之也力而自可也不力非不力也無固可者將必居於不力之地假人以勝而可便咎其敗也天下之禍莫大乎議事者有幸敗之心先居於競之無力使人使敗而已避之匪然天

下亦安得亡國之與敗家哉及事之敗咎不我尸咎既有所歸然後以無徵而持其固可立為定論垂於後世說淫辭堅而追論者信之如昭公魯晉主齊之說放于數千年而莫辨其誣乃不計昭公方出之日孰為謀而以主晉為固可邪昭公之未奔也七觀於晉劣得成禮一而已矣晉之於公何如也故意如非能逐君也孫賓有晉而後衛亡魯接有齊而後赤弒速乎叔舍見執公自往請次且河上托疾以返不得晉人之辭而公已憤然自絕於晉矣然後陽州之役何忌駭戾敢於比賊以攻君晉人曰君不使一介辱在寡人將誰欺邪晉之無志於伯者晉卿之下比以交後其君也路人知之矣士鞅驪質不廉于梁邱而權尤重志尤志隱晉不可恃弗獲已而改圖故當陽州野井之際昭公所可與為主者亦惟齊而已矣晉失伯而齊欲得之陳氏有下比之私而猶不敢逞梁邱之貪賄行於莫而猶忌於書是齊有三可恃而晉無一也齊不足主而奚況於晉哉從乎主齊而不成則晉挾以咎齊而為之說者挾以咎公之失主歸令主晉而不成齊且挾以咎晉為之說者抑曰野井之喧郭陵之盟齊勤魯如斯而昭公舍齊以自陷於晉也其又何辭惟先以主齊而主晉之說伸故事敗之餘樂擒任事者之短以捷取前知之名而立乎成敗之外以塞任事之口而寒其心國奚其不亡而家奚其不敗乎公奔未幾齊言已先圍成不克郭陵繼會公自無反國之才于齊何尤焉探本者末論之平也平情者聽熒之疑也設其不然要以觀其終者盡變之道也以彼參此早計而取必其可否者德利口之法也以此是衡量乎百世略成敗而持公論事雖敗而咎不偏歸君國長民之要術也而後人遠矣夫佞人者豈無以挾笑人哉幸人之敗以自獎無固可而有固否君子之所甚惡惡此焉也

春秋之與晉不如其與齊齊失伯而猶列之侯晉未失伯而□□□春秋之□楚不如兵□吳楚進而以中國之治治之吳終不以中國之治也楚顏慶之弒為誅其弒鄢陵君傷目言楚子通之乎中國之君臣矣吳遏與先死于戰而不言滅不感其兵死也吳弒其君僚不著其賊不足與誅也不得其說者以為僚不宜立宜見弒而賊可無治衛剿篡立猶曰竊喜僚之失正未烈于剽也抑以吳之大臣不早廢僚而召弒禍罪歸於大臣是大臣持不能知權以建非常而遽即上刑賊反逸焉輕重之衡值矣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刑比其類例比其同以知僚弒而不能目賊以吳之為狄已甚而不足治也故大均天下者法也齊為天下伯晉自為伯君子以法進退之而大均乎辨□

竟其功也蓋蔡之憚楚久矣志憚而實憚之實憚而名亦憚之蔡固以宗周視楚戰之者不勝其一旦之忿焉耳忿
已事裂而忿然不居天下之不再於義者非義之不能為勇也一旦之忿不惜其素所宗周視者遠引封豕長蛇之
相攻蔡固不義苟襲義而義亦不為也忿實也義名也非所據而據非所困而困楚得以爭曲直于吳而蔡為怨府故
無實而奄其名神守先喪而敗隨之蔡惡敢毅然以入楚不敢入楚而又惡得免於敗亡邪故蔡之忿然不居取怨
之招也

屬人為與而委怨於人未有不失人者也故姑之二曰包有魚不利實象曰義不及賈也義不及賈而委之實是委
義也實本無魚而委之魚在賈矣魚不及賈而我及之實不固獲魚而魚不固怨實是委實以魚而委實於實矣
義之所不及者利之所違身任天下者雖欲不慷慨自任而不能義吾義也利吾利也怨吾怨也未見怨之可委者
也晉失諸侯鄭首叛之然則治鄭者晉其誰任哉晉任之然後與諸侯圖之晉不忌鄭怨而以為功諸侯不違鄭
功而安於無怨伯者之以屬諸侯糾天下固非此而不得晉之不能而委討鄭於魯則何如勿討之為得乎魯能服
鄭則魯不必晉而可以逞於諸侯鄭將盡魯以充晉晉無庸矣魯不能服鄭則魯之不利晉之不利也魯小損其實
而晉大喪其名晉無幸矣魯無固爭鄭之心薄伐於鄭而鄭不固怨魯方責鄭之親晉鄭方親魯之合齊兵加之而
不怨魯意且釋而鄭是聽晉不能必魯之不叛而況鄭乎魯勿固怨鄭鄭勿固怨魯無故而激人以相怨魯且自喪
其所謂而怨晉之嘆已晉無辭也嗚呼委怨於人者人之力且窮人之憤且平人之相酬也亦藉手以告無過進不
能為之圖功退不能為之任禍故魯一侵鄭再侵齊齊鄭益急魯以盡魯而魯長舍晉以東合矣故知委怨於人之
失人義之所違即利之所窮也晉嘗失鄭矣鄭移禍于宋晉不使宋當鄭而自任之悼公之所以服鄭也晉嘗失齊
矣齊移禍於魯魯不使魯當齊而自任之平公之所以下齊也服鄭而宋益親下齊而魯益固悼平之伯伯之微者
也而自任也且然况桓文之威乎魯委鄭於魯乃以委魯於鄭諸侯之兵競起而散非固委之人抑未能收之也
觀其表知其裏可以喻天下之心觀其行知其志可以測君子之權故魯之侵鄭非競鄭也魯之侵齊非競齊也其
以諗其然也侵之無意之兵也公羊子曰捕者曰侵精者曰伐精云者壯也捕云者淺也魯無怨於鄭而抑不親利

以興兵故不壯於競鄭齊臨魯以兵而實觀合於魯魯知其故而無深怨故不壯於競齊淺用其師以動之不執罪
名不叩國都姑以侵焉可以釋則釋矣是以踰二年而平齊又踰年而平鄭聊以凡之會謝晉而終於無競故鄭齊
之師不得信之為競也勿察其中情而信其表之競為愚而已矣夫君子將許之乎曰繇君子之許魯以平齊知其
許魯以平鄭矣奚以諗其然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會於夾谷孔子相諾其甲車三百乘之從受其歸田之謝是以
知君子之志也書及齊平無貶詞書及鄭平抑無貶詞是以知君子之許平齊以平鄭也諸侯之從王也受命於天
其從伯也受命於天從伯之受命於天何也小從大弱從強天也彊弱無恒勢從違無恒理昔之彊者而弱昔之從
者而違天有革命而人莫得不從哉天命以從伯勢以成乎理也天命以從王理以成乎分也勢不可為典要分不
可為推移故春秋諸侯之背王也為重傷之違回而不之聽其背伯也可以聽即聽之無待也分司典要以飭人之
紀勢善推移以勸人之功無當于人紀而功可起焉君子胡為而為之遲回邪勢在伯則許其從伯伯不給伯則許
其自為功自相平自相伐相與謀其邦交以輯甯其國伐而非以競平而非附於夷雖許之焉可是以君子躬行之
而贊其成也

伯之不伯諸侯無保將自保也自保者立國之本計邦交者人倫之大節並行而勿相奪君子之道不當如是邪
伯之不伯舍之而勿為之遲回非君子之薄也伯之不伯姑繫之而祇以自傷也齊桓之伯也成乎甯母以通王貢
為通王貢之名者王貢繇齊而輸也諸侯致貢於伯伯致于王則不純乎王而貢者多矣是猶季氏之盡征而貢於
公也齊始之晉因之悼公因之平公增之觀夫子產之爭叔孫豹之請視都莒則竭侯國之力以供億一伯久矣大
夫又從而私索之然則將欲自保而姑繫於伯內虛其國外勿與恃國勢之所必誣放謂侯之奉伯也名小誣而實
大誣也南宋諗金之必亡而不能自絕於歲幣金亡而隨之遲回之者舍宋以天下斃焉百里之提封其不足以勝
此明矣竭立國之資上不以媚王中不以修備下不以紓民委之于虜德之聖而意又睽焉是將以國命民膏費長
厚之名君子之厚也非此之謂也詩云魴魚頰尾勞民以奉君也文王之以文王之事殷者事伯始乎惠子割肌
以療母之後夫也使伯不以列國為腴列國不以伯為漁伯不以列國為新列國不以伯為斤雖失其道猶將依之

也苟得其道南國之所以戴文王也詩云父母孔迺君子豈欲人之輕去其父母哉春秋許魯之平齊鄭以背伯惟其非父母也

記禮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斬禮于上而專刑於下不足以語王道矣彼將見庶人之不足備禮而大夫有議貴之科也泥於一端概以全節斯惡知政本之與禮意哉王者之法刑尤詳於貴禮必逮於下大夫以下刑有不足施王者勿治焉不治而欲弭其亂則修禮以自嚴而銷天下之萌於詞典知此可以知春秋之議刑矣封建之天下遞相臣也遞相臣則亦遞相君也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陪臣相遞以尊而分各定故諸侯專則奪之大夫竊則誅之自言其所專所竊以正罪名而致之辟專兵則目之專地則目之禍施於國背凌其上則目之大而不降小而不遺春秋之以刑治諸侯大夫者詳矣而惟陪臣則不然湯虎之亂也觀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蹀血于都市而播惡於鄰國藉大夫而有此樂盈華定之誅所必嚴矣而春秋甚略之略之者非謂其罪為不當刑也以其人為不足治也人不足治則罪亦不足刑故刑有詳於大夫降於士而宥於庶人王者乃以統貴治賤而不與天下爭生死也刑所不詳治所不宥有以治之而不特治乎法王者之治太平也固然而粹達其亂起于愚賤王者將聽之而勿治乎曰可勿治者固勿治也所必治者不可勿治者也故湯虎之欲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結疆鄰蹀血都市皆勿治也其竊寶玉大弓固不終竊也然而必治也所勿治者何王者端本以議刑惡孽於季氏終濫於陪臣大夫陪臣統賤也兩賤而不相為譏治其本貴其末可矣故刑有不下逮于士而無不上於大夫之說也議貴者非此之謂也所必治者何王者之齊天下置刑而尚禮齊者貴賤一也寶玉大弓者先王之以禮鎮元侯而顯之於器與名惟器與名王者之以一天下而觀之以禮也雖暫竊之必固誅之出乎禮入乎刑為勿赦矣故刑之所至禮必至焉禮修於上而必達乎下庶人之不能備物非其不能備禮也以刑治者治人者也以禮治者自治者也大夫之漸貴諸侯之逆尊非其親之可親則其賢之可賢親者勿率賢者勿能自贊貴而勿治獨奈何忍以責之卑賤故王者治人不專於賤略于貴也若夫以禮下達緣禮而議賤者之刑則王者不但治卑賤而先以自治矣故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自治之詞也自治而乃以治人出乎典禮而後即乎典禮王者之治卑賤惟自

治焉耳自治而治人略矣後世之議刑者不無多求卑賤者于法而寬之於禮曰禮者不下庶人者也刑者大夫以下之所詳也求淫鉗網一以不道無將之辟摘愚賤之冥趨而禁之至於國家之大典人道之大倫各以曉然播告於天下逮其顯相背犯則又以過誤而寬之此無他自弛于禮勿能修明而後特刑以規天下刑禮上下之間顛倒混施而上慢以下賊也故刑日繁禮日圯人而致之禽生而致之死可勝悼哉

宋秉殷周之道以立國用殷者從世守也用周者從侯度也故微子之詩曰亦白其馬亦云者亦彼亦此之謂與殷之盛也則有若伊尹仲虺甘盤巫咸傳說之起而在位其亡也則猶有祖己膠鬲谷以立乎其廷皆非同姓之胄也是故終殷之代有取亡之主而無取奪之臣周先同姓而世卿啟崇世卿而君無固權魯齊遵周之侯度以終始者也夫不保其無取亡之主無寧無相奪之臣即不保無倡亂之繇無甯無怙權以移君之事美為其然也天尊地卑而其位定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立人之道滅矣宋用周也是故戴宣武穆之族世乎位而不替亦用殷也是故逆相執政而權猶司之於君春秋所書魚石之於彭城華向之子南里辰佗疆大心之子肅不出則不能叛不叛則不能專蓋宋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所繇與晉魯齊異者久矣不能保臣之無叛猶夫不能保主之無取亡也有亡主而無亡之之臣是故文王之聖而紂猶不滅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是故據彭城連疆楚分南里據國都據大邑聚不逞而卒如螢死之光不能久也惟夫攤權自安之臣不必叛也不必叛而無可為討逐之名天下之所不誅不必叛而國如其國君寄生其上而一聽其生死故乾之極曰亢龍有悔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君无位而臣固其居乾坤之所以毀也無位而毀不必有取亡之主而亦亡冰馴至而堅陰不勞而坐困其陰矣兼殷以為道故終春秋之世君恒親將而兵柄一兵柄一是以不叛而不敢制其君乃抑兼周以為道是故不登立談之相不容羈野之臣而國猶有與守故三王之道相終始者也相參伍者也故曰亢則害承乃制不亢不承而害不淺制不逆春秋宋之叛臣以為猶可得而治之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謂也謂夫一書而厚言該一言而厚意攝無庸縷盡者也該厚言而不遺攝厚意而不罔其惟知務者乎君子知務以通詞不知詞以通務故以創言春秋怵感夏之涼雨而謂之凜秋者與春秋稱大夫而里

克殊以里克之名大夫同諸洩冶之名大夫未有謂其可者也稱世子而商臣般止殊以商臣般止之名世子同諸
陳歎鄭華之名世子未有謂其可者也故世子之稱惟商臣般止殊而蒯賁不與蒯賁之名世子常也無殊乎陳歎
鄭華之詞也常斯正正斯順故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書衛世子蒯賁正名效也靈公存而為世子是靈公之猶有
子矣靈公沒而猶稱世子是與蒯賁以終為靈公之子而特奪輒之不使有父也夫蒯賁之不肖史冊有餘惡矣而
其不失為世子者則在出奔之舉也謂蒯賁之弑母者戲陽速之詞也速之辭固二五優施寺人柳之辭也先乎世
子而公叔北宮趙氏逐矣後乎世子而公孟逐矣巨室去廷為之空批根椽本以冀其仆者世子也何患乎無戲陽
速之為江充乎世子將欲無去邪為申生矣申生死而不去君子曰共而不可以為孝然則以申生之孝而猶不許
以孝者惟不去耳蒯賁去而父子之恩猶未賊也蒯賁行順而申生心順均以世子稱未大失乎世子之道也道不
失位不可奪位不可奪名不可已匪直輒也公子鄧亦胡得而讓之是以知謂鄧為當立者不足與於春秋之旨也
無已靈公卒輒惡還蒯賁其可以已乎可已而後父子之倫夷矣雖然蒯賁之子輒其猶青善之過也責善
于臬撓之子洵不知而曰不仁則已酷矣不知以責臬撓之子奪之不使為輒之父而蒯賁分惡非不仁以逃孽邪
之禍子之為靈公之子而輒惡無所分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兩書衛世子而言順矣引商臣般止之例以詞誣意
言惡得而順事惡得而成故曰知務以詞通貴成事也天下之方動尤知者之所持矣夫惟有為而應者介於動而
不容已於起者而足以自靜而端居之與振掉皆無容心此君子以之養德豪傑以之養力豈徒不介其會而為之
淫乎抑將樂其閑而以自旌矣晉之不振鄭始叛之齊乘鄭以收魯衛魯東折齊西向衛居衝而聽之其無與動而
因以靜者惟宋焉耳青兗豫徐之交心淫氣憤師師躍躍而無止勢宋無事焉宋親晉也抑非新以親晉也國大
得晉又諸侯之所不能動也怙諸侯之所不能動而宋亦樂以自靜乃夫介天下之動而能自靜者一動之制而勿
動者再動之三動之不失其制者或寡矣然介天下之動其易與之淫而不制者惟乍一動之為難持耳一動之而
持之也不失則夫再動之三動之亦猶是焉耳矣是故能以持始而以持終者之難亦惟是特終於始之難而無難
於終然而庸人之失恒難其所無難已持之而終不禁于一動惟然故其動也未有不容者也宋接鄭衛之壤其風

與鄭怨深矣宋恒挾晉以加鄭鄭不輯于晉而恒洩之宋是鄭之背晉以東合齊北合衛宋之所宜大戒也會賦以
後七年矣宋自持而鄭無如何之也夫鄭之背晉以逃役也衛之合鄭以緩逼也宋可以知其無能大作為聽之矣
聽之而養德王者之修也聽之而養力伯者之謀也聽之而即未有養焉彼惡知吾之不重有所養於中也范中行
亂齊衛庇亂以亢晉夫豈果足以殘晉而敬天下之口乎宋乃遽起而伐晉始制之於諸方瓦解之日終淫於小醜
挑連之際鄭於是而知宋之無以自養也知不自恃勇不自制始於不可測終于不足畏困之上曰動悔有悔始是
謂與未踰年而罕達之師加於宋矣動而悔也宋之所以召鄭悔也動悔而吉也既惡於鄭而宋終違齊衛以自立
也雖然困之吉亦吉之困矣欲以持天下之動速有悔而始悔也不已晚乎

咎不與禍期禍必乘焉故君子不與禍而迎咎者不求禍也豈徒禍哉咎之所生非盡期於咎也下急者
禍至而勿假愚鈍者以從容之謀或方在禍而若有可乘以利用而釋害斯二者抑勿獲已而與咎逢矣從容勿假
而氣易張是故鄭衛背晉而晉不容已於遠求焉然而咎在晉矣咎者何也莫能為主而亟責之也方在禍而有釋
害之機則復乘之以制人是故晉方迫衛於淇濮之間范中行一旦以朝歌而東附衛宜可以緩晉逼而操晉命以
自安也然而咎在衛矣咎者何也樊叛人而于宗國也夫晉知迫衛于淇濮之間而孰知捷以荀范授之衛衛即挽
我於淇濮也乃衛知挾荀范之內潰因晉人而以難晉又孰知即以蒯賁授之晉因衛人而以大義臨衛也晉逼衛
於邯鄲而晉即生於邯鄲衛背晉以內難而即以內難脅於晉晉不能多得之淇濮而所喪者多衛乘晉之叛臣而
晉保衛之生又故夫以咎報咎者禍報其禍禍不必意中也晉之逼衛固不測荀范之且為衛用衛之乘晉又惡知
蒯賁之且為晉用哉然而君子知之矣知者何也知咎之不期禍而禍應若響也咎之相報禍之相沿每加無已而
後受者烈矣禍烈而咎深矣故春秋于衛晉之爭詳蒯賁而沒荀范授晉以討衛之實矣

哀公

楚之圍蔡楚復振也楚復振而春秋以伯者之詞許之聖隨許之君仲楚之長不戒楚之復振也楚之振春秋之所
戒舊矣至是而天下之戒不繫於楚君子勿戒焉君子與時消息者也故戒楚者殊楚於中國也殊楚者以中國之

伯殊之也伯不足以殊楚而猶擊之望則君子猶愁留之至是而晉匪直殊楚之不給矣天下之大紀侯之不淫而王大夫之不淫而侯均此者冠帶之國殊此者蠻貊也楚之殊殊以其侯而王爾楚侯而王而不足以王名王而實不王殊以不侯而非即不侯也晉至是而侯不安於侯大夫且將侯矣大夫之必侯匪直名侯而實亦侯矣大夫而侯則將大夫而王故其終晉之大夫與楚之君侈然而竝王是則天下之大戒舍楚而移之晉且晉不能治楚而楚能治吳楚抑賢矣治蔡者治吳者也故楚之事可伸而隨許得長楚以擯吳楚有功於諸侯其治伯者之遺烈與一時之大戒在吳無窮之大戒在三晉伸楚以戒吳子楚者所以戒吳也舍楚以戒晉不戒楚者戒晉之深也是故君子之喜怒有一至之理無一至之人理至而天下之經立人不至而天下之時順盈虛消息與時偕行隨時之義大矣此之謂也

楚之治蔡以治吳也或曰楚不能報吳而釋憾於蔡何為其能治吳也曰義有大小略有遠近一旦之義礪義也一旦之謀墮謀也故舉大而不遺小舉小而大遺矣規遠而不失近規近而遠失矣大義遠謀失雖成其一旦之志而必墮故破者必墮者也今欲脩一旦之怨不躊躇經宿而謀之果則固曰楚必報之讎而與為存亡者吳也乃夫吳豈固有捷尸處室之成心不介蔡而必為之且一破其都熟嘗之而必再至者乎且使楚奮以一旦計以一旦空國而向吳又將竟如之何邪楚之不能久吳猶吳之不能久楚也吳幸而入郢而更士習於輕楚楚不能必有入吳之幸而新敗之餘更士憚吳率習于憚者之餘燼深入於習輕者之穴是捐國以觀萬一之勝也抑吳之入郢越入其都矣吳之有越猶楚之有秦也伏秦之嘗救已信為親已而勿防則越之承吳秦吳者尤可快也秦之救楚心忌吳之有楚爾楚亡而秦存之楚命操之秦矣武關通江漢之險失而抑挾以虎狼之心楚空國以向吳而秦不生拊背之心無能為秦保者也楚之大患在通秦吳為秦驅者爾吳不能以初起之勢越江淮而更難楚其於秦倍從之勢也吳持之不得入秦拊之不得歸蔡乃收江汝之小國梗西道以乘其敵君必死士必燭國必覆雖欲如入郢之難更得救以復全不可冀已國再破宗廟再夷焉熊氏之國餒而况乎王之宰木乎故楚昭之懲此也收胡胡降蔡而以臨吳地益集習於憚者之心益定師不遠勞而秦不能乘然而吳之臂已斷於西而坐困於江介堅持之數

十年而吳不為楚舉者未之有也故吳之亡於越也越速而楚緩耳且吳亦楚實掣之而越始逸於彼邪是楚之報吳也不忘吳焉足矣勿稍情於一往勿泄泄於四顧所以不忘吳者深矣故曰楚之治蔡治吳者也非近小之知所能睹也君子許之焉可已

天下有略外之義無義外之略略者一事也義者終古也一事載終古之義而後其略也不近矣楚之姑舍吳以報蔡以為略也亦非遺義以為略也報讎之義非一逞而遂義也歸於報焉耳一逞而不振則胸胸則終不能報而抑下之是故劉禪以通好於孫吳宋高以稱臣於女直慮及於敗之勿恤而以社稷人民殉之乎抑將有不能殉無已而下之也乎決乎殉是周黨之見譏於君子也以社稷殉是欲留小孝而以大不孝留之也且夫一旦之氣信宿而餒無窮之情見迫而還知不深勇不固人役之才而不為人下者鮮事求可功求成以邀功名則陋以期全其忠孝則規模宏遠矣故能臨義者慮義者也略不可遺義猶義不可遺略也且夫吳蔡之於楚怨於均矣非吳必報而蔡不必報者也吳猶蠶也蔡事楚宗周楚得國於平王而疾酬之以禍是苗釀螟生而螟食苗也詩曰秉畀炎火惡其於此生而賊此也紂吳以先蔡而吳不復敢與爭蔡之師紂蔡以先吳蔡晚楚而必要其後非但其勢然抑有以服其心與否也故報吳而先之以蔡其名正其志伸其謀允其事順四者義之屬也君子以義配氣小人以氣將義義者理之中事之制非其人不行一旦之忿惡足以勝之哉

龍鼠之食牛鮮矣而數食魯之郊牛數於其所不恒異矣異者殆天警之與君子不言警也君子于已而言警豈其異焉耳且夫人之畏天以為天之權任禍已而畏之是小人之畏也君子不以天之福已而媚之不以天之禍已而畏之故曰天作孽猶可違違之可畏畏其孽哉臣之事君子之事親邀其福避其禍明君之所進慈母之所棄也彼操炎炎而此惴惴胥吏之以事酷吏者也替之於君父而靖之於胥吏以為慮則志狡以為恪則志淫以為知而疾入於愚故違天之孽猶近乎義避天之福必絕乎理絕乎理絕乎天矣警異者無適警異天者有適畏無適警不以牛之災而求之於郊有適畏則雖牛不災而固不敢輕言郊也子曰君子畏天命非君子則不知命不知命妄億其或然畏之而益以狎之善為修省之說者尤慎之於此

一以斷復義問輒之避與不避哉惟不可立故必避既已當避又奚立曹丕司馬炎以降篡者未嘗不固辭也而益不可掩况父子之際哉言天下之蹟而不亂無他誠而已矣誠斯一不誠斯二為此說者吾知其誠之未至也誠不至仁不精執不固將欲言而導天下以淫儒乃以偽為世笑可不戒諸

求仁而得仁未聞求仁而得位者也求仁而得仁則無怨矣未聞求仁得位而以安者也求仁而得仁無所貪也未聞求仁而得位不待貪而自獲也嗣賈之出輒廢於王父而不得伸其孝養靈公薨輒可伸矣美但辭位而避之已哉請於國人迎父而嗣國國人聽是國人之為君子成孝子之美也國人之賢者感以自校必不固以裕先君之靈廢於王父之命而不得報死之可矣輒必不肯立乎其位而讎國人之賢者感以自校必不固以裕先君之靈其黨南子而為諸人以亂國者且心憚輒立之讎已復奚輔哉輒避而國人能強之輒之為子可知矣必授之輒而輔之以拒父國人之為臣可知已無他歸於不仁而已矣不仁之人而為之酌其可向其諤也春秋書衛世子而魯論論夷齊大義炳如日星乃猶懸立一國人輔輒之說以疑天下洵然伯夷之去孤竹之臣民亦可迎夷以歸逐叔齊而立之乎復奚辯

為此說者曰仁未嘗不利也輒辭而國人固可輔則夫天下之為利計者亦當於仁焉求之也辭則得不辭則失人亦惡可不自勉於仁哉嗚呼輒兒之爭餌也以授之不爭者而相勸於不爭此老嫗之教也君子納天下於大倫而立說垂教以嬰兒之知愚天下乎輔之云者何也助之以終拒父也人方避父而我輔之以拒豈但與兒之哉強人而禽之先自禽矣

禮有可推而準者有不可推而準者雖異而貫不可推而準者雖同而殊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乘一色之謂章異色之謂文知乎同異文章之情而後可與言禮喪不數閏非言葬也葬不廢閏葬非喪也喪非葬葬非喪之際微矣喪之不數閏謂以年斷者也三年之喪二十七月閏之積卒二十七月而得一閏則雖有閏亦二十七月中國有之曰矣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之葬五月大夫之葬三月士之葬踰月而極於七月其為閏也微矣閏積而要歸乎歲閏微而受裁於月天之紀也喪者哀死之情也葬者送死之事也哀死者從情情惡其不足遂死

者從事事惡其不虎而事可舉故從乎死者而為之制是以自天子遠庶人喪之期均而葬之期不齊故議葬速之不度者允矣議葬速之不懷者非也自天子遠於庶人有異第無異懷信乎速之不懷與是天子之懷長而庶人之懷短宜情也哉情惡其不足則歸閏於歲以盡之事惟其已度則數閏以月而仍之葬有事焉自天子降煩簡以差各得其日月而度物以庀功以歲同軌同盟外甥以期必至是以度矣已度而又需之懼執事者之虞弛矣春秋書閏月葬齊景公葬在閏從其齊而言閏未嘗有議於其臣子也喪之於葬同而異近而不比異以成文嗚呼微矣審之於微纖而辨殊而歸一是以善言禮者不備待夫推也

成乎惡者志為上事為下刑因之而以施諸君之賊則不然故滅宋馮而督當罪馮不以分督之惡陽生不以分陳乞之惡其法一也而乞為甚矣以言之甚邪督之弑君為馮弑也乞之弑君為陽生弑也而實非為陽生弑也乞之惡不得以視督傳者以為法受惡擬諸里克之列是猶擬衛射於李路也陳乞於齊景之父子縱之飲之迎之隨之闕之以自斃而已乃以有齊塗之人不可敗也孰是君子而顧為之欺邪矣秦者乞也逐陽生者乞也入陽生者乞也弑秦者乞也陽生不得以有為其國閉公不得以自保其死陳氏之邪心非一旦一夕之故矣華督於馮與與夷之間未嘗有是併也况里克之于夷吾哉前乎秦之弑而國高遠以空齊也空齊而後乞之弑成弑成而後陳氏之威福獨伸以無耦劉裕之於晉恭肅衍之於齊順何思焉而必及一主以立之邪裕衍不以為恩蓋晉恭齊順而操戈則晉恭齊順不以為裕衍所立而分惡天下後世無閉解焉春秋之法亦用人之心之無間者而已矣然則陽生勿立乎其位不尤善乎夫陽生者雖欲勿立而不得者也立之而乃以奪之陽生不能禁其奪則不能制其不立謂陽生之敢於立者將必陽生之亦敢於奪邪陽生愚而畏死其立也莫以賞餘生也然亦未有不惴惴者矣故陽生晉恭齊順立乎弑君者之手而不與宋馮等逆陳乞劉裕肅衍殺一君以立一君而不但與華督均罪勿獲已而僅使視華督之刑姑從其罪而刑之焉耳

叔遺會吳於祖公志也仲孫何忌師伐邾季孫志也公會吳于郟公志也公人邾以邾子益來季孫志也狂王亂臣各攜其心而以國試互相制而姑相從吳不有越之難齊不有陳氏之惡魯亡矣邾公室之附貳也邾仔而季孫

不得以為利邦割而地歸於魯終季之有矣公不能於臣而隆其自庇鄙之會吳責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公與吳之情可知已故意如逆而魯大有事於都定公有為於國而都魯睦哀公立季也其邦而公亟通吳季股邦以股君君微邦而怙吳非公之樂股吳非季之樂怙者也乃季欲股邦公不得止非徒勿止以躬親之公非為季靡也公欲怙吳季不得沮吳人來伐季受盟焉季非為公順也相妙以情相制以穿公雖可止季而勿止季難可沮公而勿沮公淫淫於都而魯吳交至乃以委怨於季公外怙吳而季固困邦以激吳怒示吳之勿怙而過在公嗚呼狂主不能載其臣陰謀之陽徇之試國於山危若將臨萬乘之敵而操其敵縱逆使測志而交相制始聽之終挽之睥睨以為口實若將挑仇讎之釁而陷之危亡子貢巨賢也子服何良大夫也棄除於掩抑背憎之中莫能挽而或困之嗚呼小人之術百變將盈庭之士有不及盡億者與抑億之己中各有解焉雖欲沮之而不得邪故陰鷲之謀腹如之術負人無所施其正知人無所用其覺敗亡未著而羸庭束手以聽之死君破國之相積惟此而已矣且微僅禍其國也季以之而逞害於都道禍於齊公以之而投置於魯導爭於魯天下蓋沸而皆魯之場焉越不起吳不懼邦潰開中原潰豈尤之禍將徧天下而魯其先矣吳不亡公不必更而恃越豈不亡公不肯改以平齊齊敵於吳而報在魯齊噬之吳腹之魯之存百不得一也吳亡公且失怙而戚亦孰知公之戚者乃其卒平哀公之於季則不如昭公也昭公勿忽以身殉之哀公弗忍以國殉之志愈狂禍愈昌矣季孫之於君又不如趙鞅也鞅下吳楚以僅保晉肥挑吳齊以亟殲魯保晉則猶有晉殘魯則欲無魯保晉而小人譽君子不能詰殘魯則國人怨鄰國有詞鞅殺得晉而季終失魯雖均盜與其成敗也亦國之乎得失也競愈痛情愈毒志愈踴躍愈屢為謀愈下施及戰國田文周最韓朋普歇之徒行賈詐於君以內挑而外合上害百而已利一敵然以為奇秘之府通人視之虫豸之營也宵慮之巨趨之芒芒然相毆以即於斃不亦哀夫 其國毀其廟社絕其世不有其國目之曰滅均之乎有也 其國其世不絕亦目之曰滅均之乎絕其世也 蕭地入宋書曰楚子滅蕭繼此而蕭遂絕矣鄭已得許許復見經書曰鄭游速滅許許地已歸於鄭楚復封之他壤非故許也齊鄭入許地歸于鄭猶游速也僅書入者許叔之返返其故許也宋公入曹曹遂以亡猶之蕭也僅書入者曹因而亡宋未疆曹也故春秋之立義之矣

精斯嚴嚴斯辨斯知嚴以如仁義在己而以誅天下於仁義無有銖累不施權衡道乃 是於天下而無窮不得之仁求之於義義未成者猶冀其仁之動也不得於義求之於仁仁未成者猶留以待他日之 為義者焉宋不兼曹之地鄭莊不殄許之嗣恕以求之聖人所以全天下於仁義也至不仁者義未成而固非其義 不便也勿使託於義以免至不義者苟免於不仁而固非其仁力不逮也勿使託於仁以免楚不得越千里而有蕭 可免在楚而鄭不敢問推其心而無可免聖人所以正仁義於天下也全天下於仁義而仁義不絕於天下正仁義於天下而天下不說於仁義雖已毀人之廟社而仁義猶不絕者性也君子所以謂性善體天下而登之也猶未有其國 絕其世而不可使說於仁義者下愚之固於為惡力弱而心不哀不可使說也命也受命有貞淫而下愚不移聖人勿 假之以賊道也聖人兼君子之大君子未至於聖人之精春秋有君子之辭焉有君子之辭焉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善利之閒舜蹠之差舍心以言迹也不得雖然亦無難知者也心之所繫迹不可掩故王通曰心迹之判人矣君子謂其不知道也魯哀公入都於都子益來齊人取謹聞歸益於都齊人歸謹聞以迹言之而相釋兩相改差之使也乃即其迹而兩蹠之相為往復亦不待叩心而知矣此就於都彼逐逐於邑雖欲謂非兩蹠之相劫也不能此失謹及蘭旋歸益於都彼見益之歸遂歸謹及蘭如葉於葉囊一洩而枵然皆盡即欲謂非兩蹠之相憚而相暱也亦不能矣何也蹠之所為動者利焉耳魯不道而入都齊無必討之責或以其瑣瑣端亞而為之起與既非義矣其相報也置都而亟兼謹聞無以酬都人之望而不恤是則魯得都而齊得謹聞沒假不歸都子而齊尤為志之滿也質他人之國以償利於己瑣瑣之端亞固非齊所急矣魯之入都吳兵漸至而盟城下而不釋曰失謹聞而夕歸其君如都之新集不如謹聞之固有也雖知得都不如謹聞無甯少待以示不即却於齊邪而魯抑又不能非不能待也以利行者唾之不舍槌之不置覆得不利而疾燔其心所素喻者既已專也故如手足之捍頭無須臾之勢矣於是而齊遂以謹聞歸之齊亦不能姑待也非不能待也魯返益於都齊以遂喪其所據初不期魯之釋都以必求之於謹聞以名激以實應出於其所不慮如吹狐耳而不能自保其所喋也春秋諸侯之不利為兵好者鮮矣疾以利怒疾以利惱疾以利遷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春秋所書有迹也而倉遽下蹠墮謹喪志之情短其隱而繪之是

以天下無不迹之心無不心之迹君子洗心以藏密莫之藏也而况於利人乎利人者無不慮也無不謀也謀無可沈而志無可守者也蹠之為蹠此而已矣故望而知其為舜之徒者無他得之也思失之也思擬之而以言議之而以動知其為善之致矣望而知其為蹠之徒者無他得之也驚失之也驚俄然而長俄然而消其為利之迷矣善利或隱於心靜躁必應乎迹豈難知哉

獲者不善之辭也公羊氏云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斯其得於傳者不妄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非惟仲尼之已也堯舜文武百王之道已也道已而鳳不至圖不出麟見獲聖人無徵以興百王之道聖人之所謂窮也春秋之作本魯史以明王道必假乎魯史者魯足徵焉耳王道者必有徵行王道者必有徵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辭也與言承堯也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言承太王王季也聖人無所承欲行帝王之道而無所紹無所紹而始有為有為而尚或不信從始有憂夫子承魯史作春秋所紹者已非堯之緒太王王季之基則有為而有憂矣有為而有憂聖人所不吝也而有為故退時人之所舉進時人之所毀子時人之所誣奪時人之所信有憂故先事而懼已事而思因其畏心而加之戒因其慚心而為之諱王道乃明顧聖人之憂而有為也必事之尚可憂而措之為也五伯之事魯史之文得聖人而為之即事而疾毀於王道韓起觀春秋而贊之以其近於王也近王則變之也易矣道託文以傳文不足以傳道不可以為聖人之徵文因事以著事不能善其文則聖人雖微之而不可以有為是故哀公之中年春秋之所可絕筆也久矣魯之會楚史猶為之諱也楚之先晉史猶內晉而長之也是天下猶有恥也齊桓之興天下無特會晉文之興天下無特伐是天下猶有統也未有伯天下之爭折衷於齊魯既有伯天下之爭折衷於伯是天下猶有與也臣逆而弑賊不討國亂而大夫殺猶假於法是天下猶有名也有恥則可勸有統則可理有與則可與有名則可正恥不競統不壹與不親名不審聖人之所憂猶可為之憂也衛盜殺君兄蔡盜殺君陳盜殺執政天下移於盜而無名矣宋鄭相伐相取俘殺無度而鄰國無與折衷天下散於戰而無與矣特相盟而背之無禁特相伐而執私怨以為詞晉人食北楚食南秦食西吳越擇勝以相食於江東天下析為五分而無統矣吳先晉而魯不為存其名魯會吳而公不以為諱天下甘於戴吳而無恥矣天下師師不知其正魯史無藉以善其文魯史無善文筆之則疑因之則疑聖人無徵以存其道故夫子豈乎獲麟之年溯已往之事因舊文立新法謂夫哀定而上之天下道猶可行也得哀定以上之魯史而徵之道猶可明也斷之二百四十二年勵其不競收其不一治其不親定其不審封建之宇宙可維百王之常道不遠聖人之道末窮聖人不欲已也聖不足以善文文不足以傳道憂之則已傷為之則無所承人理禮於下天道遠於上東字出西麟見於西郊而被獲然後聖人信其已窮而決謂百王之道終於已矣前乎百王之道窮後乎中國之道不得而不息故仲尼沒聖人不復作天國不憂而無欲為於中國之心夫子之泣豈徒然哉夫百王之道中國之統有三紀焉人紀者井田封建之所準也天紀者鳳麟河圖之所詒也地紀者□□□□□□□□□□也獲麟天紀之衰也更四百餘年而三代之天下亡井田創封建滅人紀亂矣更四百餘年而□□□□□□□□□□□□□□□□矣故夫聖人道窮之歎非獨謂一聖人之道也先之前古之法後之萬年之人而無有不窮也道不窮聖人不置故前乎獲麟而聖人猶憂天下猶欲有為焉故春秋修王道立盡人以俟天君子之學春秋學是焉耳矣



